



鄭誦時棟坤
京氏中甲己未
所身書畫畫
藏杜城三國
堂及山亦閣中

藝海珠塵

神泉

經部禮類

香圃

南淮吳蘭省泉之輯

海寧吳衡照誠懸校

饗禮補亡

卷九十七

諸錦纂

錦字襄七號字文又號草廬浙江繡水人雍正甲辰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歸班

授編修歷官左贊善

儀禮十七篇有燕禮公食大夫禮而無饗禮饗禮亡

矣其見於周禮春秋傳戴記者猶可考也今據周官

賓客之聯事而比次之并取傳記中相發明者條注

於其下以補亡埃說禮者取裁焉

饗禮大宰掌賓客之式幣帛之式好用之式

春秋傳昭五年朝聘有圭享頰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殮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

膳夫王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燕飲則為獻主

春秋傳宣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

餘見國語

內饗掌割烹之事外饗共凡賓客之饗殮亨人共大羹

鉶羹獸人共其死獸生獸入于腊人獻人共其魚之鱸薨腊人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聘義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

酒正共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酒皆使其士奉之酒人共禮酒飲酒而奉之漿人共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酒而奉之

春秋傳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僖二十八年王享禮命晉侯宥

凌人共冰

案傳昭四年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其出之也
二十朝之祿位賓食于是平用之

邊人共其薦邊羞邊

案禮器諸侯相朝無邊豆之薦與此異

醢人共醢五十饗醢人共醢五十饗人共醢其夫人

郊特牲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

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

鹽人共其形鹽散鹽

春秋傳僖三十年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歠白黑

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

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

堪之

內宰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

坊記禮非祭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

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注夫人之禮使人攝于

闈人設門燎躡宮門廟門

案燎地燭也束葦纏布以蜜塗之天子百公五

十侯伯子男皆三十記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

始也又春秋傳襄三十一年諸侯賓至甸設庭

燎周禮甸師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是

知門燎又甸人掌也又案郊特牲鄭註云賓入
大門謂朝聘之賓行朝聘既畢燕饗之時燕則
大門是寢門也饗則大門是廟門也
寺人帥女宮而致於有司內豎爲內人蹕牛人共其膳
羞之牛
郊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
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大饗尚股修而已矣疏設
大牢之饌先薦股修于前注亦不饗味也
川衡共川奠澤虞共澤物之奠

案此備物之饗以象其德已見前鹽人下

圃人共其生獸死獸之物場人共其果蒹舍人共簠簋
實之陳之春人共其食米饌人共其簠簋之實

案春秋傳羞嘉穀見前

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大賓客則攝而載
果小宗伯辨六宗之名物以待賓客以時將瓚果肆師
涖筵凡築鬻贊果將其設匪壻之禮饗食授祭鬱人掌
果事
郊特牲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
雞人夜嘑旦以詔百官司凡筵掌几席大饗射
郊特牲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

醉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典瑞掌裸圭有瓚以裸賓客璋邸射以造贈賓客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內宗薦加豆邊及以樂徹則佐傳豆邊外宗佐王后薦玉豆祗豆邊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盥則贊

春秋傳僖二十二年楚子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大邊豆六品昭六年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邊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于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

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

知禮

案疏楚實子爵以霸主自許故鄭以上公極禮

而紳待之饗受皆非也

大司樂宿縣遂以聲展之出入則令奏王夏肆夏人

春秋傳襄四年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

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

尊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

敢及燕樂樂而共聽室之樂與而鼓金奏之樂

樂師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大師帥瞽登歌令奏擊

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小師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
鍾師奏燕樂笙師共鍾笙之樂鎛師鼓金奏之樂鞀師
掌鞀樂帥屬舞旄人舞其燕樂籥師鼓羽籥之舞典庸
器帥其屬而設筍簋陳庸器司干授舞器既舞則受之
仲尼燕居子曰禮有九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
六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
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闕下管象武夏籥序
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
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句以雍徹句
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

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
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南燕具
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
闕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北匏
三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
陽和而萬物得禮記大司馬饗射掌其事量人制其
大司馬羞牲魚授其祭小司馬饗射掌其事量人制其
從獻脯燔之數大僕賓客正王之服位詔饗儀小臣饗
食如大僕之瀆齊僕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瀆儀
各以其等爲車送迎之節禮記王宮補亡

士師諸侯爲賓帥其屬而蹕于王宮訝士帥其屬而爲之蹕職金饗諸侯其其金版國饗食皆乘金版其饗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諸侯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諸伯如諸侯之禮諸子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諸男如諸子之禮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司儀掌九儀之賓客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

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賓饗食如將幣之儀賓拜饗食賓繼主君如主國之禮大夫饗食如將幣之儀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侯伯子男之臣相爲國客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賓客送迎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掌訝前驅聚橈待事掌交通事注詳前代皆通國亦不

案鄭康成注繼主君賓主君也若饗食主君及

燕亦速焉賈氏公彥疏賓者報也報主君爲賓
聘禮賓無饗食速主君者臣於君雖他國亦不
其禮也敢速君故記云大夫饗君非禮是也若兩君有
禮未與賓皆得速主君案春秋傳莊二十一年鄭伯享
王闕西辟樂備郊特牲云天子無客禮莫敢爲
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
春秋傳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皆
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 僖二十四年宋成公大
鄭鄭伯將享之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
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享宋公有

加禮 二十八年王享禮命晉侯宥策命晉侯爲侯
伯賜之火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
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 文三年公如晉晉侯享
之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
敢不愼儀君賜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
國之惠也晉侯降辭公登成拜公賦嘉樂 四年衛
甯武子來聘公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
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
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
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

彤矢百筮弓矢千以覺報宴令陪臣來繼舊好君辱
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宣十六年晉侯使士
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烝武子私問其
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
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
典禮以修晉國之法大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
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
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
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十四
年衛侯享苦成叔苦成叔傲簡武子曰古之爲享食

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
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襄八
年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
之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
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也先
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二十八
年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
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
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
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已心將得死乎昭三年鄭

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子產乃具田備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王合諸侯
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眠飡牽三問皆修羣介行人
宰史皆有牢殮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
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饗餼九牢其死
牢如殮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饗
車皆陳車米眠生牢牢十車車乘有五簋車禾眠死牢
牢十車車三秬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
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

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
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邊膳大牢致饗大牢
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四積皆眠殮牽再問
皆修殮四牢食三十有二簋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
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饗餼七
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饗皆陳米
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
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
爵等爲之禮唯士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邊
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眠

殮牽壹間以修殮三牢食二十有四簋六豆二十有四
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饗
餼五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醢醢八十
簠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
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
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遵
膳眠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
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

案此條不專言饗備載之

春秋傳僖十二年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

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
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成二年晉侯使鞏朔獻
齊捷于周王使委于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
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
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成十二年晉卻至如楚聘
子反相至登金奏作驚而走出賓曰世之治也諸侯
問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饗宴之禮享以
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
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
以扞城其民也襄十九年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

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侯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先吳壽夢之鼎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賦黍苗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三十年季武子如宋報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棠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二十六年鄭伯享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

禮也臣之位在小且子展之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賜武亦以觀七子之志昭元年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匏葉子皮遂戒穆之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及享具五禮獻之邊豆於幕下趙孟辭私于子產曰武請于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二年韓宣子來聘公享之季武子賦絲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

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哉殺禮在野在外殺禮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春秋傳昭十二年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于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聘禮記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邊豆無饗者無饗禮注士介無饗禮

案嚴陵方氏慤曰禮之言大饗者十有一而其別有五祭帝一也祫祭先王二也天子饗元侯

三也兩君相見四也凡饗賓客五也若月令季秋大饗帝禮器郊特牲大饗腥祭帝之大饗也禮器又言大饗其王事與大饗之禮不足以大饗而旅祫祭先王之大饗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尚賸于前中修天子饗諸侯之大饗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君饗自三重席而酢仲尼燕居言大饗有四坊記言大饗廢夫人之禮兩君相見之大饗也大司樂言大饗不入牲雜記言大饗卷三牲之俎凡饗賓客之大饗也大約饗禮以天子饗諸侯為正詩小雅彤弓覲禮同姓大國伯父異姓伯舅同姓

小邦叔父異姓叔舅饗禮乃歸是也若大夫而饗君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其後以漸而凌替矣

補饗禮

饗禮補亡序 夫人之禮而饗禮之大饗也 大饗也 大饗也 大饗也 儀禮自漢無全書傳世者篇惟十七河間獻王得古經于淹中合五十六篇內十七篇與世傳者無異雖經獻上而未立于學官學者不能舉其目其多寡止此數與否不可得而知也當日諸經出自煨燼之餘並多殘缺尚書止行今文二十九篇周禮缺冬官及小司馬等古禮文云二百餘篇者准大戴記目止存八十五以此推

之儀禮其散佚固已多矣觀其中所載不過儀文度數之末而自昔重之者與傳記伍至朱子則尤重之嘗疏請立以爲經而未蒙報可暮年猶拳拳不釋作經傳通解未及告成而卒然則章縫之士又安得以殘編斷簡而忽視之耶元臨川草廬吳氏毅然繼朱子之志作纂言及考注病其亡失者多爲補經八篇補傳十又五篇其餘悉付諸記本末畧已粗完獨于饗禮文未有所特著推其意蓋緣第八第十聘覲篇中俱兼及饗食謂其故可以相通而畧之也雖然饗之爲禮也大其事非一端有祭帝祫祭之大享復有天子享元侯兩君相見及

凡享賓客之各異非一聘之所能該也使不自爲一篇
非惟不可考者無從而知卽有可考者亦無所藉而得
察其全斯亦前賢未竟之緒也秀水宮贊諸草廬先生
素諳三禮之學慨然有感于斯乃類萃其可考者獨成一
帙以補饗禮之亡取材于周官及春秋內外傳大小
戴記之所有聯事屬詞羣分類聚一展卷而粲若列眉
雖不可考者亦得因是而例推焉謂非稽古之一大快
歟獨念士人窮經事已不易更進而補經之亡其難殆
且數倍冬官之缺昔人補以考工未嘗不善而議者猶
訾其不類則以後出之簡策其文雖高古究不足以續

經也故自宋以來諸儒擬補紛紛終不得歸畫一補亡
顧可易言哉今茲所纂一以周禮爲宗周禮固三禮之
綱領也朱子稱爲運用天理之書其爲古經明甚以經
代經孰得而議之至其分注之傳記皆各有原本足徵
非雜就附會之比也體式天然不煩強造所謂易簡而
天下之理得者于是乎在豈徒爲好學多聞之助其于
聖代禮教文治之休明鼓吹潤色自必有所得當矣余
以舊史且忝爲同人故樂從而綴言于末乾隆十八年
歲次癸酉仲冬日南至白山洙蘭泰庸伯序

藝海珠塵



經部禮類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慈谿 葉 燕 載之校

昏禮辨正

毛奇齡纂

仕履已見

目錄

總論

行媒 親迎

納采 納吉

問名 納徵

廟見 婿見

請

幼時觀鄰人娶婦婦至不謁廟不拜舅姑牽婦入于房
合昏而就枕席焉歸而疑之曰此非野合乎若然則娶
與奔何擇焉以問塾師塾師曰孺子焉知禮禮不云乎
不成婦者不廟見夫不先成婦而謂可以見舅姑入祖

廟未之前聞予曰婦必寢而後成乎塾師不能答會先
仲氏從郡歸急舉似之仲氏愀然曰斯禮之不明于今
五百年矣禮無不謁廟者娶則告迎入則謁至曲禮曰
齋戒以告鬼神此告迎也左傳曰夫人姜氏入此謁至
也是故楚公子圍娶于鄭有曰圍布几筵告于莊其之
廟而來辭以告迎而鄭公子忽娶于陳歸不謁至則陳
鍼子譏之曰先配而後祖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何以
能育則是婦至之夕必入而告謁謂之謁廟亦謂之朝
廟苟不告迎是爲蒙先君蒙者欺也不謁至是謂誣祖
誣者詐而不實也欺與詐卽已爲夫婦而同于不爲故

曰是不爲夫婦則是不謁祖者不成婦而反曰不成婦
則不謁祖是明與其書而倒讀之也且婦非薦寢而後
成也女之稱婦在納采時已定之而納徵則竟成其名
故納采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室者婦人之稱而納徵
則曰徵者成也至是而夫婦可以成也是以公羊傳曰
女在家稱女在塗稱婦則在家時雖成婦然名而不稱
及出門而卽稱之故往娶稱逆婦既至稱婦入春秋書
法明明可稽未聞曰娶後三日而後婦身以成也且夫
廟見者非謁見之見成婦者非夫婦之婦也禮以爲婦
至之夕舅姑在堂則舅姑爲主人迎而拜之謂之拜舅

姑而然後帥以謁廟則此時之拜賓主之拜也猶之壻
之拜親迎雖舅壻交拜而仍不謂之壻見是以次日質
明則上堂而行婦見之禮謂之成婦昏禮所云成婦禮
者是也脫或不幸而舅姑已亡則迎婦謁廟以長者爲
主而上堂之見質明無有必待祭而後行之而祭必以
時一時三月則感物悽愴于是入廟而修婦見之禮謂
之廟見曾子問所云三月而廟見成婦之義者誠以入
廟見婦不幸之事故同一成婦而婦見稱禮廟見稱義
以爲婦見則棗栗服脩成子婦之儀廟見則僅扱地奠
菜而特豚盥饋不能再舉但以意行之而儀節未備故

不曰禮而曰義亦曰義在所殺耳然且夫婦之稱成于
納徵而子婦之稱必俟廟見始成之重子婦而輕夫婦
假未廟見而婦死則雖爲夫婦三月而不移于祖不祔
于皇姑歸葬于女氏之黨曰未成婦也則是久薦枕席
仍未成婦而必成之於扱地一奠之後晉江應元所云
貴其成婦不貴其成妻者蓋婦妻之辨其爲重婦而輕
妻成在婦而不在妻斷斷如此自世不讀書不識三禮
不深辨夫子春秋祇以宋學爲指歸而宋人著書一往
多誤伊川程氏有三曰廟見之語而朱元晦作家禮卽
承其誤而著爲禮文曰三曰廟見主人以婦見于祠堂

且曰入門而不見舅姑三日而始廟見者以未成婦也
夫以曾子所問夫子所言三月而廟見成婦之義明明
正文而乃曰三日廟見不成婦不廟見以三月爲三日
以廟見爲見廟以子婦而爲夫婦以死舅姑爲生舅姑
以不廟見不成婦爲不成婦不廟見以致五百年來自
宋元至于今自流沙至于日出彼我夢夢同入酒國舉
生倫大事男女百年一大嘉會而草草野合涉于無賴
至請召賓客往來簡帖不曰三日廟見則曰兒媳某日
行廟見禮抑又以凶喪不吉之辭公然行之嗟乎先王
先聖安在耶予時聞其言始而驚旣而悟又旣而憤然

不平以爲禮教衰息安得曰發仲氏言而一一正之乃
驟丁鼎革流離道路者越數十年每就人質難而不得
要領暨歸休而仲氏逝矣予嘗考宋學推其所誤大抵
北宋宗周禮而王氏誤之南宋宗儀禮而朱氏又誤之
荆公以周禮爲周公之書而文公亦卽以儀禮爲周公
所著夫周公著書亦復何據獨不曰有夫子之春秋在
乎晉韓宣子聘于魯觀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夫
春秋何與于周禮而善觀禮者卽于春秋而得之誠以
先王無禮書其所言禮每散見之六籍之間而春秋所
書較于周制爲尤切故予傳春秋直以禮事文義立爲

四例而以禮爲首以爲春秋是非固有周一代典禮所
取正也乃不通者目之爲春秋之禮夫先配後祖春秋
之禮也而知禮者譏之則不祖者春秋之禮祖卽非春
秋之禮而周之禮也丁丑婦至戊寅朝廟春秋之禮也
夫子特貶而正之則越日朝廟者春秋之禮至日卽朝
廟此非春秋之禮而周之禮也夫禮記者夫子之後之
書也周禮儀禮雖或爲周時所著然並非春秋以前夫
子經見之書也况儀禮闕落舉無全禮以儀禮無天子
諸侯之禮而謂天子諸侯必無禮定非通人以士昏禮
無行媒朝廟之女而謂昏禮無媒約昏禮不朝廟是爲

妄士惜予本無學而仲氏又逝全禮不明將以俟後之
有學者因先錄昏禮一節記其所聞于仲氏之所言者
以就正有道名曰辨正嗟乎世豈無知禮者矣

行媒詩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說文媒謀也謀合二姓也約者斟酌二姓之稱

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後必先問名

坊記男女

無媒不交周禮地官有媒氏掌男女之判判者合也合

判曰判猶之治亂曰亂也

又媒氏掌判妻入子俗解判妻爲出妻之再嫁者非是

離騷吾令鳩爲媒兮國策處女無媒老且不嫁公羊傳

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孟子不待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徐仲山傳是齋日記曰士昏禮以納采爲第一

禮無行媒文則世無蕃修未通而可以行采擇禮者此
 後世王者采宮婢法也故曰昏禮多闕略此其一也
 納采納吉問名禮昏義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
 迎六事謂之六禮采者採也謂採擇也問名請其名也
 納吉者告卜吉也納徵謂婚姻已成徵者成也一日徵
 聘也今稱納聘是也請期告迎期也親迎者婿往迎也
 穀梁傳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
 娶禮也此稱四禮公羊傳註婚禮成于五先納采問名納吉
 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此又稱五禮昏禮五六原無成數公羊
 稱五禮穀梁鑿定稱四者以親逆非通接之禮而納采

問名後不當又納吉也婚姻卜吉自當在行媒之後納
 采之前假使采擇既訖女名已通曲禮所謂相知名者
 而然後命卜則萬一不吉其可以吾子貺命加上不良
 致辭也乎且卜亦何必告也穀梁說是也穀梁係傳本
注則何休引士昏禮為言者故不同士昏禮納采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
 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則納采之前必有成
 言故有惠貺室某之詞先仲氏曰納采問名納吉作三
 禮不無太數按士昏禮文原以納采問名為一事祇一
 日一使故賓使納采授雁出復執雁入問名授雁如初
 禮則一日一使也今人無問名而有納采則以納采兼

問名豈有過乎周禮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
月日名焉令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士昏禮問
名辭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註謂氏者母姓為何
母所出者曲禮女子二十許嫁笄而字幼時稱名至此稱字
是昏禮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公羊傳婦人許嫁字
而笄之雜記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則笄與字又不必許嫁始稱矣
家語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而嫁有
適人之道于此以往則自昏矣譙周曰男自二十以至
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昏娶王肅曰周官三十
娶二十嫁謂嫁娶之限不得過此也左傳國君十五而

生子禮也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

禮正義文王十五而生武

王尚有兄伯邑考則且在越語女十七不嫁丈夫二十

五前矣此皆無可考者不娶父母有罪此句踐生聚之法與禮不同昏禮問名

必先問年月日而後及于名周官所謂媒氏先書年月

日名是也蓋年較名為尤重男女伉儷須先計年時以

辨長幼其但稱問名而不及年月日者舉一以該二也

且問名者謂生時三月所命之名男女均有之故周官

云男女自成名以上曲禮曰不相知名今但問女名而

不及男者以男名在納采時已先通之如云惠貺室某

某者即男名也若儀禮問名之辭有曰敢請女為誰氏

註謂問女母所出之姓則大謬不然禮稱問名未嘗稱問姓卽曰以姓爲名則女名父姓如曰某姬某姜未聞以母姓稱名者嘗疑大夫不娶三姓士庶一妻有何異姓而需問乎此或天子諸侯之禮而誤入于士禮者然天子諸侯娶嫡女而以庶爲媵則娶必適出又何庸問且天子與諸侯求后其爲女適庶多寡姓氏皆后家自告之故周靈王求后于齊齊侯之對有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而齊侯請繼室于晉有曰不腆先君之適又曰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

不待問也乃展轉不明則又爲之解曰氏者字也女幼命之名及長而易之以字與男子同所云誰氏者言何字也則又不然據公羊傳許嫁稱字則問名時未許嫁也據家語十五而嫁而雜記云女年二十雖未嫁而亦得笄則十五可嫁而笄之與字必待二十又不必許嫁時卽有字也則問名非問氏且非問字尤斷斷者若鄭康成謂問名有二一是三日所命之名一是長時所命名如伯姬叔姬類則仍兼字矣名與字豈可混乎古嫁女必卜如陳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史蘇占之曰不吉類周禮大卜大封大

祭祀大遷大師大喪而不及婚姻又大夫不藏龜士庶不立卜筮人秦漢以後又並無官師士氏可以下逮民用者即趣命于神亦屬私節故不必告然卜則何可闕也

納徵禮註徵者成也納徵即納幣也昏至納幣成矣曲

禮男女非受幣不交不親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

等八尺曰尋五八四尺為一兩則一兩四丈矣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兩者合二端為一之名乃又合

五兩其十端為一束則一束周禮凡嫁子娶妻入幣純

者乃二十丈帛也兩又各匹天子加穀珪大夫加璋士昏禮納徵用玄纁束帛儷

帛無過五兩天子加穀珪大夫加璋士昏禮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玄纁象陰陽備也束帛儷文中子曰昏娶而論財夷虜

之道也孝經鉤命決曰五禮用雁故自納采至親迎皆奠雁惟此禮無者以雁本贄物非禮物也古主賓相見皆有贄物雁者大夫所執之贄也昏禮有攝盛之例凡所用禮皆可越一等行之故士禮用雁得借大夫禮謂之攝盛亦謂之下達士昏禮于納采儀明云下達用雁則意可知矣今人不解雁是贄物又不解下達字竟認為納昏禮物以為昏禮必用雁或云取不再偶之義或云取順陰陽往來之義可笑甚矣古相見有贄今無贄矣且士昏禮每行禮必用一士人為之賓使今但用媒氏而以家隸子弟將命以往賓且無有贄將安用且下

達者士贄也越級行事不過一等假使庶人皆用雁則
 士可執圭璧用諸侯禮乎何荒誕如此春秋莊公親如齊納幣非禮也
納幣必遣親迎婿必奠雁詩雖雖鳴雁是也但此亦是
 贄禮郊特牲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鄭註執贄者即贄
 所奠雁是也今已無贄則不用雁何害焉唐李治刊誤謂雁非時不
至或代以鷺而宋人且欲刻木為之則昏贄不用死故士廢一死之贄而攝用雁今反用死乎士昏禮
 納徵辭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
 束帛請以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
 敢不承命此賓主相見之辭非禮書也後人用以入禮
 書非是然自宋至今多從之

告期告字本穀梁傳詩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家語霜降而婦功

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于此荀子霜降迎女冰泮殺內

語周禮媒氏中春之月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以

為冬月不娶則入春而已踰時也若男女無家室鰥寡

不能自存則又不待中春而遽使合之詩註東門之楊

曰不待秋冬鄭氏曰女春盛而不嫁至夏則已衰矣召

南迨其謂之謂者謂告期也易歸妹愆期謂互卦坎離

日月相違錯也士昏禮賓入先請期而後告期則期定

自婿家豈當向女氏請也告則可該請矣若白虎通義

曰昏禮請期不敢必也則直女氏為政矣可乎

親迎詩親迎于渭大雅韓侯迎之于蹶之里春秋天子
不親迎使公卿迎之祭公逆王后于紀單靖公逆王后
于齊是也諸侯則親迎然或有故若疾病及越境未使
則遣大夫迎之莊公如齊逆女為親迎公子翬如齊逆
女為遣迎是也大夫以下則無不親迎者雖越境亦然
鄭忽娶于陳楚公子圍娶于鄭襄仲娶于莒莒慶齊高
固娶于魯皆親迎是也公羊謂天子亦親迎與左氏異然知非是者按漢高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議不親迎或引文王親迎孔子答哀公問冕而親迎為言而駁之者謂文王非天子孔子答哀公為諸侯言之則天子不親迎審矣唐陸淳謂尊無敵曲體不當親迎是也惟士庶親迎則諸書無異同耳
禮齋戒以告鬼神謂親迎必告廟也齊風娶妻如之何

必告父母謂親迎必告父母也春秋齊侯使晏嬰請繼
室曰徼福于太公丁公晉侯對曰自唐叔以下實寵嘉
之皆以祖命為辭春秋楚公子圍娶于鄭公孫段氏鄭
不許入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即公孫段氏
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其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
委君貺于草莽也又使圍蒙其先君蒙欺北史北齊皇
帝納后之禮納采至納徵訖告園丘方澤及廟唐皇帝
納后卜日告天地祖廟開元禮亦載之昏義父醮子而
命之迎又曰子承命以迎士昏禮有醮雜記士弁而親
迎雜記無大功以上喪可嫁女無小功傳是齋日記士
以上喪可娶婦娶妻以易服未便也

昏禮婿爵弁纁裳祭服也女次純纁笄助祭服也乘墨

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墨車漆車大夫車也皆越等加

盛謂之攝盛今俗易命若婿父有貴者則子可用父車

服不必攝盛女父有貴者亦同何彼禮矣詩註衣服不

服耳昏義婿至主人几筵于廟而拜迎于門外揖讓升

堂再拜奠雁今無雁說見前婦家亦告廟且迎婿入

納幣請期五禮婦家俱告廟行事禮俱不載不止此一闕也而白

嘗一告廟則婿家行事禮俱不載不止此一闕也而白

虎通即曰娶妻不坊記昏禮婿親迎見于舅姑女父舅

先告廟何爾莽耶坊記昏禮婿親迎見于舅姑女父舅

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違也孟子女子之嫁也母命之

往送之門往者女往也送國策婦車至門教送母還則

諸母有送至婿門者傳是齋日記士禮女父不降送母

戒諸西階上亦不降則與孟子往送之門顯相悖矣據

婿至時既已玄端迎于門外豈可來迎而去不送者即

曰不送女如白虎通所解曰耻之重去然不曰有婿在

乎况春秋最重送禮齊侯越境以送女雖屬踰禮然未

有不送至門者孟子可據也往以此質之先仲氏先仲

秋無可據當據論語孟子論語孟子無可據然後據三

禮以三禮皆孔孟後書也孔子定禮贊易剛詩書修春

秋凡易詩書春秋四名孔孟習稱之即四經中之文孔

孟又習引之即春秋諸大夫及諸子百氏亦皆習稱之

引之豈有儀禮周禮為周公所著書而自周初至戰國

不舉一人舉其名引其文者觀孔子雅言但稱執禮而

周官經一字此可驗也孟子雖戰國文然其所引禮三

經無有祇天子一位章王制龔孟子孟子不劉向說苑龔王制則不從孟子而從士禮非違經乎郊特牲男出拜辭父于堂拜諸母于大門諸母辭在已門送至婿門婿門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從此始也昏義婿出御婦車而婿授綬先俟乎門外禮送女以卑送尊不以尊送卑故父母天子則諸侯送之諸侯則諸卿大夫送之大夫則臣送之士無臣則家有司送之謂僕隸士禮有饗婦人送者則子弟之婦也春秋鄭忽如陳逆女陳使陳鍼子送之晉平公使韓須逆女齊使陳無宇送之古有送車之禮女家自以車送之齊襄娶王姬詩曰王姬之車是也又有反馬之禮送車至婿家則婿家留其馬與車俟三

月行祭而後留車而反其馬齊高固以秋逆婦而冬來反馬是也鵲巢詩百兩御之御者送也此迎車也百兩將之將者送也此送車也泉水詩還車言邁鄭註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正送車也詩有還車春秋有反馬官闕家自當行此禮故禮鄭註云士妻之車夫家供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氓詩以爾車來以我貺遷庶人安能送車乎

婦至禮婦至以昏為期韓奕百兩彭彭八鸞鏘鏘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聽齋維錄婦至不用樂然古有之關雎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車犖式歌且舞皆是也古有房中

樂工歌之次間以簫籥故懿氏卜婚筮辭有鳳凰于飛
 和鳴鏘鏘象簫籥之聲而郊特牲反曰昏禮不用樂幽
 陰之義夫昏儀用兩陰陽備也易陰陽成感為娶女之
 卦故蔡邕協和昏賦曰乾坤和其剛柔虞翻曰歸妹宴
 陰陽之儀未聞昏禮陰禮也况喪禮輟樂昏亦輟何也
言子問有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記借作夫子之言則不舉樂亦有解但止三日且非幽陰義耳 春秋
 莊二十三年丹桓公楹二十四年刻桓公桷謂將娶姜
 氏先飾廟以俟朝廟也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朝至
 也莊二十四年丁丑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丁
 丑至而戊寅始朝廟故譏之也易歸妹上六女承筐无

實士判羊无血左傳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其繇曰士
 判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判羊者告至之祭也
 禮凡告用牲幣以少牢獻廟如告朔之用特羊故判羊
 此告禮亦朝禮也承筐者用棗栗服脩以笄盛之笄有
 衣承而進之所謂薦舍也穀梁註薦進而舍置于前則朝禮也穀梁
 傳夫人姜氏入內弗受也何用不受以宗廟弗受也娶
 讐人之子以薦舍于前薦舍即承筐也魯桓公為齊襄所殺而娶其女故曰讐人之子
 其義不可受也左傳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
 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
 不為夫婦誣其祖矣何以能育鄭眾禮註昏禮先祭祖

謂之祖然後同牢而食謂之配鄭康成極宗儀禮至此無可解謂祖是被道之祭夫被道在迎前斯時鍼子尙未至何從知之且後祖者謂祖稍後耳非不祖也既合而祖道有是事乎傳是齋日記曰昏喪祭皆有主人禮所極重古無無主而可以行禮者第喪有兩主一是死者之父一是死者之子也昏祭祇一主祭以子為主謂之主祭昏以父為主謂之主昏儀禮無主昏何也公羊傳昏禮不稱主人遠廉耻也註云婿有廉耻不當自言娶婦為主人故必父主之無父母主之又無諸父兄師友主之禮天子諸侯無父母或躬自命娶然與主昏不同曾子問昏禮有吉日如婿之父母死則婿于葬父母後必以婿之伯父致命于女氏以天子諸

侯可自命否則必攝主命也何則重主人也春秋桓王娶王后子紀以魯桓為主人禮天子娶后必以同姓諸侯為之主昏故祭公逆后必從魯往娶后還京必從魯歸主昏故也是天子無父且然况大夫士庶父母見在而婦至閭然絕無主人一男一女任其猶合可謂禮乎張南士曰婦至時父母出迎以賓禮見不以婦禮見故此日稱見婦次日稱婦見然凡迎婦入門揖婦入廟導婦入寢皆主人事一如親迎時婦父之為主人者夫娶婦婿家事也婦家有祖有父母而婿家反無之著代之謂何先仲氏曰公羊傳婚禮不稱主人謂天子諸侯娶

妻定無父者無父則婿不得稱主人以昏無自主之禮也今士有父為主矣而士禮所稱婿為主人何也故士禮婦至主人揖婦以入此主人婿父也非婿也婿迎婦家婦父几筵于廟而拜迎于門外揖讓升堂再拜奠雁今婦至亦然婿父拜迎于門外姑迎于階升堂再拜行承筐禮而婿則相之此時舅姑在堂彼此答拜雖曰拜舅姑然賓主禮也惟賓主禮故次日復婦見及薦舍朝廟則婿奠幣而宗祝相之禮告必用幣反而入此時婿與婦並拜以告至朝廟婿婦所共也然此猶拜尊禮非交拜禮也交拜在合于是主人導之至寢門而婿揖以入向使婦至時

婿即為主人則婿導婦行與婦同升焉能復分階東西作主客禮誤矣昏義婦至婿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昏而醕孔疏此婦至至寢門也同牢同性也共一特豚而分食之也合昏以一瓠分為兩瓢各執一片以為醕昏禮括義同牢饌用特豚魚腊而設必全以攝盛也婦席在東婿席在西尊右也對筵而坐取齊一也三飯三醕終醕用昏親有漸也醕婿婿拜而婦答醕婦婦拜而婿答交拜之禮也婿脫服于房而媵受之婦脫服于室而御受之男女交受之節也婦至日即成昏或三日成昏或三月成昏自唐虞至戰國皆無明據惟士禮合昏後御衽婦席在西媵衽良席也良夫在東皆有枕北止

耻向則當文成昏他書未見也若三月成昏則賈服禮
註云禮婦至不成昏無問舅姑在否必俟三月祭祖廟
後始配之故春秋譏先配後祖為非禮是也又春季
文子如宋致女服虔註云禮三月成昏故二月伯姬歸
宋而四月致女致成昏也凡春秋致女必三月以此又禮正義引熊
氏與鄭異義者曰三月始成昏故三月未祖祭祖未廟見
祭舅皆不成婦死必歸女氏之黨此皆謂三月始成昏
者若三日成昏則魏晉以來有拜時之婦謂子婦也有
三日之婦謂夫婦也張華曰拜時之婦盡孝于舅姑三
日之婦成吉于夫妻江應元曰禮三月廟見然後成婦

未廟見之婦死則反葬以此推之貴其成婦不貴其成
妻此則謂三日成昏者然則當夕薦寢急急匹配不見
舅姑并不告祖廟此皆南宋儒人誤遵士禮所至而且
成昏之後又誤以盥饋之見稱為廟見吉凶溷舉昏喪
無別嗟乎何以有此今杭俗以次日成昏頗有廉獻然
延達旦若請召賓客必啓曰某日
廟見問之則爭曰此家禮也哀哉
婦見昏義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助禮見婦于舅
姑執筭棗栗服脩上禮棗栗獻以見此一節贊醴以舅姑
禮婦祭醴成婦禮也
成子婦之禮
此二節名禮婦
舅姑入室婦以特
豚饋明婦順也此三節
名盥饋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

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告歸以著代也此

節名士禮雜記婦執筭見舅拜奠于席舅答拜婦還又

拜其見姑無又拜禮鄭註云婦人與男子為禮則俠拜

俠拜又拜也郊特牲明日婦盥饋舅姑卒食餼餘私之

也舅食婦亦餼士禮夫之御餼姑饌婦之媵餼舅饌謂之飯

錯士禮舅姑醴婦與饗婦皆婦至之次日一日行事昏

義次日日醴婦又次日日饗婦則三日矣各不同今俗三日

士禮雜記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

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此言婦見時夫之兄弟姑

諸父則各就其寢而見之不便使來見也春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

禮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此即見諸宗之禮

之與士庶在婦見時不同士禮饗婦後有舅饗送者僕隸子弟之妻以一獻之

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僕隸子弟之妻酬以束錦

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謂姑兼贈傳是齋日記

納幣無過一束帛今饗從人而反酬以四束錦何不倫

也束帛五兩是十端帛合二十丈四束錦則束錦五兩

為四十端錦合八十丈矣况帛與錦復貴賤相去耶

廟見昏禮舅姑既沒婦入三月乃奠菜曾子問三月而

廟見稱來婦也士禮祝告擇日而祭于禩奠菜非祭故

孔疏謂即成婦之義也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

黨宗未成婦也白虎通義曰舅姑既沒婦入三月奠菜

子廟以三月一時物有成者故也土禮雜記婦入三月
然後祭行此言雜祭也祭行者行祭也謂舅在無姑或
舅沒姑老則可隨夫助祭矣故曰祭行此亦明三月後始廟見之意
漢魏晉以來有拜時之婦卽三月廟見也張華曰拜時
之婦盡孝于舅姑三日之婦成吉于夫妻禮正義廟見
有二庾氏云舅姑有偏存者則厥明但見其存者以行
盥饋之禮至三月更不須廟見亡者崔氏云厥明盥饋
存者三月又廟見亡者

婿見土禮雜記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見謂見
女父母也亦如婦見醴以一獻之禮無幣

子輯是禮成餘杭孫大白見過舉此相示大白曰杜
甫新昏別云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章此非先成昏
而後婦見耶曰先成昏而後婦見三代皆然何止杜
詩子前所云成昏有三當又成昏則質明婦見三日
成昏則四日婦見三月成昏則三月之後婦見廟見
無不先成昏而後婦見者特婦車初至舅爲主人出
迎于門外姑迎于階則必先見舅姑登堂交拜行賓
主之禮然後舅姑率之以告祭成昏則是婦至之日
必先見舅姑而後成昏至之明日則成昏而後婦見
次序秩然今不見舅姑而先成昏則無禮之極豈可

訓乎若甫詩所云則似唐人亦三日成昏者其云暮
 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言暮雖合昏未成寢也妾身
 未分明何以拜姑章言此身未破難婦見也明是三
 日成昏晉唐通例不然豈有暮已成昏而身猶未分
 明者此可悟矣

禮記卷之六十一 昏義
 昏者何也 昏者 婦見也 明是三
 日成昏 晉唐通例 不然豈有暮已成昏而身猶未分明者此可悟矣



藝海珠塵

神宗書局

經部禮類

南滙 吳省蘭 泉之輯

華亭 夏璇淵 珠田校

大小宗通釋

毛奇齡纂

仕履見前

目錄

總論 圖 公子有宗道圖

喪服小記大傳條 大傳 大宗小宗 有宗無宗圖 遷易圖

古封建之世極重世爵諸侯之子除正嫡繼世為諸侯外其羣弟不得與諸侯同宗故諸侯子弟有自立一宗以為合宗收族之法因創為大宗小宗二名而其制無

聞夫天子宗法已不可考矣祇諸侯公子畧見于喪服小記及大傳二篇而說又不詳且仰以其說遍核之他經及春秋時宗姓氏族諸所記又並無一驗此固三代以前不傳之制封建既廢原可棄置勿復道者顧後儒紛紛無所折衷卽鄭註孔疏亦大率周章無理而趙宋以還立說倍多則倍不可信因取小記大傳言宗法者數條畧爲疏解似較于諸經重有發明且就文曲釋更有諸經所未詳從來晦塞者而一旦皆有以通之因題之曰大小宗通釋世之考禮者幸損鑿焉

喪服小記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 大傳曰別子爲祖

繼別爲宗

諸侯與庶姓族屬相絕謂之尊尊故大傳云同姓從宗合族屬謂必從大小二宗合其族屬而君不與焉故云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謂不得以弟兄之親而親其君卽穀梁傳所謂諸侯之尊弟兄不敢以屬通是也但一君必有一宗卽以君之弟爲之無弟則已一大宗亦必有諸小宗亦卽以大宗之弟爲之無弟則已若大宗無適弟而有庶弟則亦立宗其說詩曰宗子維城大宗維藩別子者公子之通稱也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

辨親疎別分別也左傳以諸侯世子之母弟爲餘子
餘卽別義而穀梁則直謂之分子曰燕周之分子也
則以召公奭亦武王母弟分別于王故也且亦有以
支庶稱別子者國語公父文伯卒仲尼曰公父氏之
婦而韋昭註云公父季氏之別也可驗但此名別子
則就諸公子之中專推其適弟言之有別出諸弟之
義故公子原該母庶二弟而此別子則專用母弟不
問其長幼而以適爲主何則重正體也若無子則然
後以庶代之然祇用一人所謂無二宗是也
或謂別子是庶子此因鄭註小記曰別子諸侯之庶

子一語致誤夫記傳大文屢有庶子不祭祖禰明其
宗也庶子不斬長子不祭殤無後明其宗也則立宗
所以辨適庶豈有庶子而反爲宗者况鄭註大傳原
曰別子謂公子且于明宗下必註曰尊祖宗之正體
夫所謂正體者謂適庶皆先君之體而適其正也庶
則體而不正矣且必庶立宗萬一有母弟于此或長
于庶或少于庶將宗適乎宗庶乎且萬一僅有一母
弟而無庶將以無庶而反絕宗乎抑仍立宗乎此則
不通之甚者或曰此庶字該母庶二弟言則適可該
庶庶不可該適且經文並無庶字何必以註文強解

直曰誤而已

無適以庶代見徐肇說然義固有之儀禮傳曰大宗不可絕故爲人後者必後大宗而何休曰小宗無後當絕大宗無後不可絕夫大宗嚮後尙不可絕而謂可絕其始乎假使適庶皆亡則無所收族宗固可已而業有一弟則已旣有一族矣從來公姓無無宗之族未有不立宗而可立族者若謂尊不可假庶不可爲適則尊莫若君君絕適則立庶故立君之禮有正而不體如適孫爲後者有體而不正如庶子爲後者然則庶子亦後矣庶子可爲君則庶子何不可爲宗

况儀禮後大宗者亦必以支庶爲之以支庶作適不猶愈于竟以庶子爲別子也乎

後有小宗而無大宗一段專爲此

然而曰爲祖何也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同姓之祖吾旣不得而祖之矣則同宗之祖請自我始故曰自我作祖言爲此一宗之始耳祖者始也若祖父之祖則本族有之所收他族彼自有族祖卽小宗也非可溷稱若始祖之祖則未聞諸弟子孫稱先世之况所謂伯高曾祖者而可曰始祖不經甚矣但諸族有禰廟宗子有祖廟所謂宗別子之所自出者則先君以上不敢祖之矣而第立先君一廟

以爲別子所自出其說則在別子祇謂之禰而在一宗諸族則統謂之祖所謂祖者職是耳若然則夫庶子不祭禰謂非小宗庶子不祭祖謂非大宗亦何不可焉

繼別者別子之子也繼別爲宗非繼別始爲宗也宗始于別子有繼之者而自此以後雖百世皆爲宗耳蓋立宗收族爲國君屬絕起見則凡合宗之事皆當以國君與別子一世爲斷鄭註以繼別大宗起第二世繼禰小宗起第三世說見後則是別子一世無大宗繼別一世無小宗凡國君繼體必有三世無大小宗

者豈可爲訓至自知難通而強于後文公子有宗道一段設一如大宗之說以補救之嗟乎大宗已不可解矣如也乎哉

立宗之世必當與立君之世並爲推準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而昏義云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夫所謂祖廟未毀者謂世數未盡國君與其人尙在五廟中也然而公宮者國君之廟宗室者卽宗子之廟公宮宗室必世數相準而後可依以行事假若六世之女當教宗室而以繼別第二世計之則

宗室所建方五世也宜教乎不宜教乎

立宗爲兄弟而設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故凡宗人燕饗其爲詩誦嘆多稱兄弟如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類而左傳華亥欲代其兄則左師曰汝喪而宗室於人何有則別子一世正統諸弟而乃以繼別二世統諸父伯叔則將置兄弟一世何地鄭註于小宗註亦知曰與其兄弟爲宗而於大宗反失之何也

若夫宗必一人者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言一宗也左傳曰大夫有貳宗言一大宗外則又有一小宗也

蓋宗爲諸兄弟立族其宗之義故曰合宗曰收族若人自立宗則其所合所收者非其子卽其孫耳何宗之可合而族之可收故周禮太宰宗以族得民謂大宗以收族爲職任蓋別姓爲氏氏爲大宗別氏又爲族族爲小宗姓者天子所賜唯國君得受姓故一國同姓百世不改國君之事也氏爲國君所命則宗卿之事然每一君卽有一氏如魯皆姬姓而爲桓公所出者卽爲桓氏鄭亦皆姬姓而爲穆公所出者卽爲穆氏此大宗也惟宗卿得主之而至於族則就一氏所分者而大宗與諸弟各立一族如三桓其桓氏而

有季孫孟孫叔孫三族七穆共穆氏而有罕氏駟氏
國氏良氏游氏豐氏印氏七族皆小宗也而以兄之
一族爲大宗者統諸弟各爲小宗者之諸族故高陽
一氏而分十六族晉叔向日胙之宗十一族惟羊舌
氏在而已此正一大宗可該諸族之證而謂一公子
可立一大宗乎

據左傳穀梁註謂季友是莊公母弟叔牙是慶父母
弟而公羊不然謂三桓皆莊母弟然而季友母弟則
見之所生之徵當時稱季氏爲宗卿而慶父叔牙並
無所考則季友是宗故當時三家皆宗季氏如酈叔

牙縊慶父立仲孫叔孫之後皆季友爲政諸桓未嘗
敢抗也何則一宗故也若鄭之七穆皆非母弟而子
罕與子駟子豐同母稍貴降此而子良子國子孔子
游皆以母殺而子然子孔爲宋子之子士子孔爲圭
嬖嬖之子則皆不立族然而子罕爲執政上卿其子子
展孫子皮皆相繼當國凡用子產戮子皙皆子皮主
之宗在然耳若駟帶助子皙攻伯有而謂駟帶爲督
之宗主鄭簡公葬除而及展氏之宗廟此是小宗與
大宗不同也此說與前說不同

諸註別子有異姓始來此國一項經文無有此孔疏

誤解鄭註所致鄭註云別子爲祖若始來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此譬喻爲祖二字猶凡人之始來此作後世祖同而孔疏不辨遂分爲二則豈有凡人稱別子者且凡人來此爲祖已耳何必立宗若又有庶姓起爲卿大夫一項則宋儒之說並非經文喪服小記曰繼禰者爲小宗大傳曰繼禰者爲小宗禰者諸弟也繼禰者諸弟之子也諸子除別子外凡母庶諸弟皆不得禰先君則諸弟之子亦皆不得以先君爲祖是諸弟自視不過一禰而諸弟之子其繼諸弟者祇謂之繼禰何則以不得繼祖也觀此則別子得禰先

君繼別得祖先君而宗所自出益可驗但繼別者既已立宗廟而爲族立宗則諸弟之僅有禰而無祖者亦當各就己族而有祖立宗特別子宗大稱大宗諸弟宗小稱小宗宗大統諸族宗小祇統一族耳蓋繼別諸兄弟宗之繼禰則親兄弟宗之每族止一人有適則適無適則庶若別子一族則以繼別之弟立小宗與他族不同鄭註謂繼禰者卽繼此別子之庶子夫別子之適子既繼別子爲大宗矣而別子之庶子又使其子爲小宗則猶是別子一族而諸公子者既合諸族而宗此一族之適子又合諸族而宗此一族之庶子能乎且

亦惟國君屬絕故立大宗大宗又屬疏故立此小宗
小宗者爲戚戚也若仍在大宗之家則猶未戚也且
五世遷宗後又屬何族此皆義例之決難通者
別子之庶子卽繼別之弟則繼別子之庶子者卽繼
別之弟之子而別子之孫也別子一世旣已無大宗
矣而繼別一世又以第三世起宗而無小宗夫大宗
立族原有以繼別之弟立小宗亦隔世起宗然而無
礙者以各族立宗則本族小宗不與他族相統攝有
兄弟則宗之無兄弟卽不宗雖十世起宗可也今欲
合諸族而共一宗且三世起宗則必有二世無所宗

者乃復自知難通而于後文公子有宗道一段又設
一如小宗之說以補救之夫繼別之弟公孫也繼別
之弟之子則公孫之子也曾公子有宗道而公孫之
子也乎
宗爲兄弟設人皆知之故鄭註亦曰小宗者別子之
長子與其兄弟爲宗而孔疏于五世遷宗之下亦云
小宗有四一是繼禰與親兄弟爲宗二是繼祖與同
堂兄弟爲宗三是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爲宗四是繼
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夫惟各族各立宗各從立族
者起世則一父之子繼禰者必親兄弟宗之爲一世

繼祖者必同堂兄弟宗之爲二世可由是而推于盡
爲五世遷宗之法若統各族爲一宗而又從三世起
宗則繼禰所宗有再從兄弟繼祖所宗有三從兄弟
非自立說而自亂之乎
至于宋儒立說稍異鄭註不以別子之庶子爲宗但
以別子之庶弟爲宗然而于別子諸弟中祇推長庶
一人爲小宗而此又不然何也蓋小宗無合諸族爲
宗者也合諸族則與太宗無異合諸族則繼禰所宗
有同堂兄弟而不必皆親兄弟合諸族則大宗之支
庶又將反而宗他族之小宗皆不可也故立小宗法

各族止一人然而各族各一人若合各族而共一人
則別子之庶弟與別子之庶子有何分別而煩更張
爲

然則各族各一宗亦有據乎曰有按左傳公孫子皙
與公孫子張皆鄭穆之孫七族之子也七族兄弟旣
以子罕爲宗卿矣向使小宗在大宗之家則罕族有
宗他族不宜更有宗向使庶弟爲小宗祇推一人則
一族有宗不宜諸族皆有宗乃子皙攻良霄駟帶助
之以其宗也則他族有宗矣子張將歸邑召室老立
後以宗人也則各族皆有宗非一宗矣

若夫別子之族又立小宗有何明文而鑿鑿言之曰
每族宗大宗然而每族不可無小宗別子長適既繼
大宗則支庶漸繁亦安可無近宗統之且亦非無據
語也按國語公父文伯之母爲文伯取妻饗其宗老
而師亥嘆曰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
人夫公父爲季氏之族向使大宗之族無小宗則季
氏大宗也宗室宗人將必以大宗當之而文伯是時
適大宗爲康子故文伯曰懼季孫之怒而韋昭註曰
康子位尊又爲大宗設此宗人是康子則國語諸文
歷記康子與文伯之母在廟在朝相見言禮之事何

難直指曰康子而乃曰宗人然且宗老並饗宗臣並
稱其在康子必不與家臣同宴飲宗祝其稱名可知
矣然則大宗之族仍立小宗宗人之稱稍異宗子夫
何疑焉

喪服小記曰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
遷于上宗易于下大傳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
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
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

朱元晦曰之所自出衍文

五世而遷者小宗也小宗以五世爲斷自高曾祖考

以及本身謂之五世而本身之子則于五世皆親盡服絕別爲立宗故曰五世而遷如叔孫分叔仲氏季孫分公父氏又分子服氏使各立小宗之類故高祖之父不復加服謂之祖遷于上四從族人彼此服絕謂之宗易于下但初曰繼禰爲小宗而此曰繼高祖者繼禰以第二世言繼高祖以第五世言也百世不遷者大宗也大宗卽別子故曰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但又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殊不可解夫別子諸子旣已與君屬絕矣而此反曰繼所自出夫所自出者先君也諸子不成君而繼君可乎然

而人無貴賤皆不可無所自來雖曰大夫不敢祖諸侯然不敢祖君猶當親君雖曰族人不敢以其親親君然不敢親君猶當親親故分宗所始必當專推所自出以爲所生之本是以國語驪姬言于獻公曰夫曲沃君之宗也先公廟在焉以曲沃桓叔爲文侯母弟得祀穆侯爲大宗而論語三家之當以季友爲莊公母弟得配桓公爲大宗此皆本所出以爲立宗祀者是故小宗五世必祖遷于上而後宗得易于下今溯所自出廟祀百世祖不遷矣然則宗又何遷焉繼所自出此正立宗之關鍵其制其意皆藏于此中

而自漢迄今千古長夜並無一解且世鮮學問以爲
遍考之他經而絕鮮引據于是有強釋者有悞解者
有轉易其字者有直刪之者而于是宗法不傳卽按
之他經而晦塞闕抑歷千年而不能通者且多多矣
予嘗讀小記全篇原有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之文以啟宗之所自出而大傳篇首亦載其
支夫立宗之說僅見于小記大傳兩書而小記大傳
則各有禘所自出以啟下立宗之說則猶是所自出
三字未有禘所自出可解而繼所自出不可解者未
有禘所自出不可刪而繼所自出可刪者且繼所自

出原卽承禘所自出之文而相因爲義者也記者以
爲始祖一人世享廟祀而獨不得祀其祖與父別子
不祀祖無乃類是雖別子爲祖該諸族言不必爲諸
族始祖而自我作祖較有類于開國然者故兩祖並
觀其較所出始祖不祀祖而祀所自出等之別子不
祀祖而亦祀所自出禮固有極不同而可相觀者此
固比例以爲制而非漫然並見之禮文已也乃禘所
自出康成誤註謂禘卽是郊五方五帝爲先祖之所
由生賴後儒據國語祭法有禘稷郊饗之語爲之正
之此所自出則鄭不能註而孔疏復創其文謂由此

君出爲先君所出之別子而朱氏則直刪之夫祇不
解經而遂致刪經則凡爲經者危矣雖禮經出自季
世然亦經也經何可刪矣左傳襄十二年吳子壽
且繼所自出非大傳私言也左傳襄十二年吳子壽
夢卒而襄公哭于周廟夫所謂周廟者必周公廟也
而註謂文王之廟夫文王之廟在魯亦安得有之乃
史記世家亦曰成王乃命魯郊祭文王而解之者以
爲諸侯不敢祖天子文王以周公之父得祀于魯夫
諸侯不敢祖天子此立宗之說也不敢祖先王而父
先王則繼所自出之意也是必當時立宗以周公爲

文王之昭得爲大宗故魯于諸國獨稱宗國而魯于
諸國獨得立先王一廟名爲周廟乃杜註于周廟下
曰周公出文王故立其廟于同姓臨宗廟下則竟曰
宗廟者所出王之廟是以所自出之故而文王名出
王文王之廟名出王之廟則夫之所自出亦從來舊
有之文而必非後儒之可刪明矣故天子大祭得祭
始祖所自出而宗國宗邑則亦得祭所自出與大祭
相準是以魯爲宗國得祀周公所自出而祭文王三
家爲宗卿則亦得祀別子所自出而祭桓公故周有
禘魯亦有禘他國無天子禮樂而魯獨有天子禮樂

正以宗國得祀所自出之故而當時往往以非禮目之則必羣以僭用之不止用之所自出之祖故非禮耳三家祭桓亦然惟桓是諸侯故三家得以諸侯之禮樂用之祖廟殊不知魯所用禮樂非諸侯禮樂即天子禮樂也故季氏八佾三家雍徹似乎以大夫而用天子禮樂而不知三家當時祇以祀所自出而就公宮所用者轉而用之并非未知爲此祀文王之禮與樂也若謂祭季友祭季孫行父祭季孫宿而八佾雍徹則季平季桓雖愚亦必不若是喪心耳乃此義一明而羣經疑滯一齊了徹幼時讀孟子滕文公曰

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何謂宗國而趙岐舊註乃曰宗聖人之國夫宗聖人者宗周公乎抑宗孔子乎及讀春秋見公山不狃對叔孫輒亦有曰以小惡而覆宗國不亦難乎始悟向所註之謬然未曉宗法雖有影響終不敢執爲何等遂懷疑至今而今始豁然卽論語三家之堂不知何堂夫三家仲叔季也仲叔之祖明明見殺不宜立廟卽立廟亦不宜兄弟合爲一堂且八佾雍徹獨歸季氏假使祇季友一廟則未有季氏之廟而三家可共稱之者且郊特牲云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自三桓始也則三家之堂原自公

廟並非祀季友慶父叔牙之廟不知三桓何以得祀
公且不知所祀何公且不知羣公羣廟三家可得而
一一祀之亦懷疑至今而今又豁然由是而推凡魯
之用郊用禘用天子禮樂幼時所擬議而不釋者以
今觀之亦祇是祭所自出之故而呂覽竹書以爲成
王賜而伯禽受通鑑外紀與路史諸書以爲惠公請
而史角止皆東棖西觸可付之輾然一笑而不復問
也何快也

春秋襄公臨周廟傳則直是立宗之法初亦不覺及
得出王廟一註重爲推繹則宗法瞭然其記諸侯臨

諸侯之制除異姓臨于四城外有云同姓于宗廟同
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夫同姓同宗同族則正姓與
氏與族之別也姓與氏與族之別則正國君與大宗
小宗之別也然而國君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同姓同
宗而無同族有宗廟祖廟而無禰廟何以言之如魯
爲文昭爲武母弟爲大宗則文爲魯所自出立一
廟以周公爲始封之君立一祖廟而禰廟無之以禰
廟在祖廟四親廟之中而不知繼禰者之別立一禰
廟爲小宗廟也苟于所臨者有同姓焉如吳如晉如
鄭如虞則祇同姬姓而或爲前昭或爲後穆皆非宗

也則哭于文廟爲出王之廟故魯襄臨周廟爲哭喪
也有同宗焉如衛如蔡如曹如滕皆文王之昭武王
之弟則同是兄弟而以魯爲宗則同此大宗當臨祖
廟爲周公之廟以共此周公之大宗也故滕文稱魯
爲宗國以兄弟國也而至于同族則除始封國時周
公之子魯公之弟封之邢凡蔣茅諸小國者可稱同
族而自此以後則凡同族者皆國君之弟本國之卿
大夫士並無以國君而爲同族者無同族遂無小宗
故傳又別言之曰魯爲諸姬臨周廟則猶之同姓於
宗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則以無禰廟

且後此無小宗不可爲例遂以同宗之禮加于同族
亦臨于周公之廟與同宗之臨祖廟無異焉然則所
謂同族于禰廟蓋正指大夫士之宗所謂繼禰者禰
廟也每族之長也所謂同族者卽每族子姓在五世
之內者也卽小宗也故杜註亦曰同族謂高祖以下
則明明以五世則遷之宗指同族矣故曰此宗法也
蓋借臨喪之一節而傳宗法亦借諸侯之宗法而傳
大夫士宗法也
大傳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
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

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其
大先仲氏曰此盡宗之變而言以立宗之法通之者也
然所謂盡宗之變何也夫立宗爲公子設也公子之
中有母弟又有庶弟母弟爲大宗庶弟則皆爲小宗
夫母弟爲大宗則大宗卽適也庶弟皆爲小宗則小
宗卽庶也萬一有公子于此皆庶而不適則爲有小
宗而無大宗皆適而不庶則爲有大宗而無小宗然
而適不一適則既有大宗且亦有宗大宗者庶不一
庶則既有小宗且亦有宗小宗者萬一公子祇一人
適無二適庶亦無二庶則已無所宗而人亦不得而

宗已所謂有無宗亦莫之宗者此宗之變也公子則
往有是也

然而無變不通無適無大宗將聽其絕大宗乎無庶
無小宗將聽其絕小宗乎無宗亦莫宗將聽其兩無
宗而大宗小宗俱絕之乎曰不可也不可則思所以
通之曰有立宗之法在夫立宗之法君爲之所爲公
子之公也彼公子之中有以貴而爲大夫有以賤而
降爲士總之不離乎士與大夫二者而公子之公則
不問士與大夫而壹以庶者宗適者以宗之小者宗
宗之大者此常法也今皆庶不適者則开一長庶爲

適而使諸庶宗之皆適不庶者則降其衆適爲庶而推一長適而亦使諸庶宗之無宗亦莫宗者則卽以一人爲適庶如前所云別子一族以繼別之弟立小宗者長子爲宗支子爲族是繼別卽適兩亦以支庶宗之若是者何也則以公子有宗道祇有以庶宗適之一法而並無所爲有小無大有大無小有有宗有無宗者任其參變行以一切亦曰宗法固如是也所謂道在則然也故曰一以立宗之法通之謂槩以此通之也此宗道也

鄭註孔疏皆以繼別大宗在別子之第二世繼嗣小

宗在別子之第三世則別子一世無所領宗故又設一如大宗如小宗之法使公子之適領之一如大宗小宗然則不通極矣夫別子領諸弟大宗領諸族此卽宗道之正法也又何有如宗之法別爲領宗且其所云公子之適者卽別子也別子已爲宗而又推別子之適弟以領其宗可乎若謂別子未爲宗將俟繼別者以立其宗故須另推一別子之弟爲如大宗則別子爲祖反當謂而宗如大宗之弟可乎若謂公子之適卽是別子領宗亦卽是別子則所謂繼別者別子之子也子爲正大宗父反爲如大宗可乎

如大宗服齊衰九月則正是大宗之服如小宗服大功九月則正是小宗之服蓋別子兄弟俱是期服而以君在降等則俱服大功但大宗加齊衰小宗無齊衰此不必如大小宗始有是服也

宗法之重專在祭祀而燕飲次之故禮凡支庶不祭祭則必告于宗子所以明宗而小記大傳其于此宗法前後歷記支庶不祭明宗之事然而祭必宗子宗子必立廟而後可祭此定禮也吾不知其所為領宗者何事若猶是祭祀之事則所謂如宗者立廟乎不立廟乎立廟是又立一宗也如仍在別子之廟是正

大宗非如大宗也且彼以繼別起宗則在別子原未嘗立廟是欲領祭事而大宗無廟如大宗又無廟將不知如何行事而况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必有宗室非草草也

原稿有萬允宗宗法疑義六條附後今移入雜著中

大宗小宗圖

國一嗣君世君世君世君世君世君世君

先君

宗一別子世繼二宗世三宗世四宗世五宗宗宗宗

族

一子世繼二宗世三宗世四宗世五宗宗宗宗

不遷

族 公子 繼 小 小 遷

百世不遷

見前

祖遷于上 宗易子下

別子 繼 宗 宗 宗 宗

一 繼 二 宗 三 宗 四 宗 五

一 繼 二 宗 三 宗 四 宗 五

一 繼 二 宗 三 宗 四 宗 五

一 繼 二 宗 三 宗 四 宗 五

一 繼 二 宗 三 宗 四 宗 五

一 繼 二 宗 三 宗 四 宗 五

遷

遷

七世

八世

九世

繼禰者為小宗以第二世言也宗其繼高祖者以第

五世母未遷

大小宗通釋

三

五世言也蓋一世爲禰無宗之者二世繼禰則兄弟
宗之三世繼祖則同堂兄弟宗之四世繼曾則再從
兄弟宗之五世繼高則三從兄弟宗之及至五世繼
高則親盡服絕而所謂高所謂第一世者當遷之矣
第一世遷則第六世兄弟各以第二世爲五世祖而
各分一宗第二世遷則第七世兄弟又各以第三世
爲五世祖而各分一宗若五世祖一人則仍是一宗
儻五世祖兩人三人則兩宗三宗皆推兄弟中嫡長
者立之由是遞遷遞易以至於盡所謂五世而遷之
宗所謂祖遷于上宗易于下

終

藝海珠塵



經部禮類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山陽 毛 松齡 子喬校

郊社禘祫問

毛奇齡纂 仕履已見

李塨問陸道威曰南北郊分祀之說始自漢武時祠
臣寬舒等一議後又引周禮大司樂文附會其說以
為古者天子冬至祀天子園丘夏至祀地于方澤是
分祀之據不知大司樂文曰冬日至于地上之園丘
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夏日至子澤

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入變則地祇皆降可得而禮是
論合樂非論大亨也大宗伯大亨之禮禋祀昊天
上帝血祀社稷別無地祇之說此豈真漢儒之謬耶
南北二郊予昔在館時以曾作配位一議已議及之大
抵衆說紛紜多有言無地祭無北郊者予謂既祭天必
當祭地既有南郊必當有北郊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歲
徧是一歲之中既祭天又祭地也祭法云燔柴于泰壇
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是兩祭之處祭天一所祭
地又一所也是以孝經曰王者事天孝故事天明事母
孝故事地祭而禮器曰先王之制禮也爲高必因丘陵

爲下必因川澤因天事天因地事地蓋謂冬至祭天于
圜丘之上是因丘之高而治以爲壇謂之因天事天夏
至祭地于方澤之中是因澤之下而營以爲兆謂之因
地事地故孝經說曰王者事天明必祭天神于南郊事
地察必祭地祇于北郊而漢志引禮記曰兆于南郊所
以定天位也祭地于泰折在北郊所以就陰位也是兩
郊分祀在諸經亦均有之不止周禮春官文也
若謂南北郊分祀始自漢武時祠官寬舒等所議則大
不然秦祀八神一曰天神在南郊山下二曰地祇在澤
中圜丘而漢文用禮官議謂古者天子夏日必親郊祀

不止冬至爲然故漢郊祀志云漢文祭泰乙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乙日夏至祠地祇則不特分祀二郊且冬夏二至亦俱依舊制行之是必周末漢初猶有相沿定禮承襲不改故蛛絲馬跡彼此一綫若武帝時寬舒所議不過立后土祠于汾陰與郊雍對耳何嘗立南北郊乎其後成帝用匡衡張譚諸議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而立南北郊于長安至元始中而劉歆左咸之徒合諸儒數十人議定郊禮名爲元始儀以至後漢光武北南郊于洛陽之陽兆北郊于洛陽之陰悉遵其議而地祇之祭遂歷魏晉六代以至唐宋元明並未

偏廢其或稱北郊或稱玄丘或稱地郊或合祀或分祀或以女祖配或以男祖配或一配二配三配而要之有地祭一禮則自古迄今未有異也

乃不學之徒謂二郊之名始于周禮而并周禮亦不學者且謂始于大司樂文凡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可得而禮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則地祇可得而禮諸語因欲變其說謂此是合樂不是大享揣其意不過欲辨圜丘方澤二名非郊祀地也不知圜丘卽泰壇方澤卽泰折圜丘因丘陵方澤因川澤二郊之名諸經有之不始周禮前亦旣言之詳矣若謂大宗

伯大享之禮禋祀昊天上帝血祀社稷並無地祇之說
則似全不知周禮者周禮大宗伯建邦之天神人鬼地
宗之禮地示禮卽祭地禮也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
禮地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凡以神
仕者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彫無
非以地祇禮與天神對言卽大司樂文亦有云奏黃鐘
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
地祇原不止奏圜丘奏方澤數語乃卽此數語又未全
讀據謂圜丘方澤是合樂地非祭祀之地則後文卽云
于宗廟之中奏之則人鬼可得而禮豈此宗廟之中亦

合樂地非大享地耶且謂合樂非祭祀者此宋儒最不
通之論又不可不一辨者也虞書夏擊鳴球一章是合
樂于宗廟者蓋舜祭瞽瞍所奏樂也宋儒臆見謂舜不
當有瞽瞍廟不當祭瞽瞍此但合樂以志九韶之美非
祭廟文也則虞賓在位羣后俱至毋論樂不虛奏且亦
安得請召諸客使勝國之賓五服之辟無不畢集如吳
下伎容作勝會者今不知何故忽擇此冬至夏至二日
且一集高丘一會下澤而奏此大樂可怪之甚且夫合
樂者合堂上堂下之樂而總奏之謂也堂上有琴瑟搏
拊謂之清歌堂下有管鼗笙鏞謂之閒歌合琴瑟管笙

諸樂器而並奏之謂之合樂此非細故矣故習籥習吹
學千學舞雖在一節亦必居之大學之中况合樂合吹
皆為大祭祀大燕饗所用未有不習之學宮而可露處
者是以月令季春大合樂以為獻酌之用仲夏合盛樂
以雩帝仲冬季冬並合吹以饗帝燕族人皆在學皆非
虛奏而至于祭之日則大司樂直云以六律六同五聲
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是此合樂即是大享謂
大享時所合樂一如鄉飲鄉射燕禮所云間歌某詩合
樂某詩類故重其文曰奏之蓋奏之則必有聽之者矣
不然黃鐘何律雲門咸池何舞無端彙眾器統眾成眾

變入丘澤之間而漫曰奏之奏誰耶

陸又曰古不惟不分祀天地亦並無合祀之說蓋古
者郊祭只是祭昊天上帝其餘社稷山川百神但從
祀耳嘗觀魯之僭郊愈知古無南北郊之禮蓋當時
周禮之最重者莫如郊禘而魯皆僭之故春秋頒書
天其失向使別有祭地之禮與郊並重則魯亦必並僭
且之春秋亦必並書之矣且春秋書乃不郊猶三望此
正與虞書類上帝時禋六宗望山川同則地祭原只
在祭天之中何分祭之有
天地只分祭並不合祭周頌昊天有成命詩序曰郊祀

天地也名誥用牲于郊牛二解者謂一是天性一是地牲也因之有天地合祭之疑不知昊天祀天地非謂合祭同此謂謂分祭皆此詩也名誥用牲二一是帝牛一是稷牛詩帝與配分此牲非謂天與地分此牲也此則天地不合祀之明徵也乃謂天地雖不並祀而地祇之祭當附見之祭天之中如祭天于郊而社稷山川俱從祀焉卽此是祭地舍此則別無大地之祭因引虞書望山川春秋猶三望爲據則天祭從祀甚多自園丘以人鬼百神列祀典外凡旅上帝類上帝大率以五帝六宗三辰四時四類五嶽四瀆諸神從祀而不及社稷惟祈

穀雩報及大雩大災因事之祭則雖祀天神而后土田正在所不免然亦並與山川百源四海五嶽諸望祀者有別是以天地正祭各以類從在社稷並不從天而卽巡狩出征凡因事祭告如司馬法王者興師告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亦天地兩告地不從天且亦社稷山川皆不從天告而從地告是祭天而及社稷猶不得謂社卽是地况地是地社稷是社稷山川是山川而以山川望祀坐之社稷不亦謬乎若謂魯僭郊禘不僭地祭以是爲無地祭之證則更不然凡魯所郊只是祈穀上帝一祭其于冬至旅類諸郊

並不僭及蓋郊事不同自二至二郊外有旅上帝類上帝祈穀上帝龍見雩帝季秋饗帝諸事雖皆是天子之禮而二郊大事諸侯所絕至祈穀與夏雩秋饗則諸侯皆得行之故家語定公問孔子謂寡人間郊而莫同何也而夫子直云魯無冬至大郊之事惟祈穀之祭降殺天子是以不同是魯不僭郊在夫子已明言之乃考春秋所書郊凡有九皆在夏四月而不在春正月是建卯之月而並非子月其為啟蟄之郊非長至之郊明矣若成十七年有秋九月辛丑用郊此卽周頌豐年秋報月令季秋大饗之祭亦郊之降殺者故哀十三年子服景

伯因于吳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也辛有事于上帝雖屬謬說然亦借秋報之禮爲言並非僭天子大郊之祭乃謂其僭天祭而不僭地祭遂疑無地祭已可笑矣復謂春秋但書郊而不書地祭必是無地祭之故則春秋書郊不書社書烝嘗不書祠禴豈魯無社祭且并無四時祭乎

又問郊特牲去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云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又曰惟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禮運云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王制天子出征類于上帝宜于社明皆以社

與郊對且他經郊社對舉者不可勝數如泰誓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召誥用牲于郊社于新邑是周禮之見于行事者故胡宏謂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其說似是但郊是大祭非天子不敢舉焉社則次矣自諸侯以至州里皆可行之是亦天尊地卑之義故中庸郊社對舉而以事上帝蔽之此其義與且效無四此說在宋後多有之但仍未是者社爲地祭之一較山林川澤四方四望爲最重故與宗廟對舉而立之國中又立之郊外如禮運所云命降于社之謂穀地降于宗廟之爲仁義明是法地所爲與宗廟並然而泰折瘞埋

原有地祭則自不得以社當地矣是以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而禮運亦云杞宋之郊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則地與社稷明白分別是以周禮于地神稱大示其祭稱大禮與社稷神之稱土示諸地神之稱山林示川澤示丘陵示墳衍示原隰示者截然不同故社有與郊對舉者皆是小郊與大郊無與大郊則地與天對禮器因天事天因地事地爾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是也小郊則社與郊對泰誓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召誥用牲于郊社于新邑皆是也蓋類郊旅郊四時郊五帝郊與巡狩征伐及祈禱報反

有事之郊俱是小郊往往與社相對稱如所云報本反始百神受職者皆是秋冬報祭如周頌良耜爲秋報豐年爲冬報並非冬至泰壇之祭故得與社之報本反始百貨可極連類並言以是知中庸郊社之禮往嘗謂郊重社輕故天子得郊而諸侯祇社天尊地卑故郊祭限天子而社祭通諸侯孰知天子有郊諸侯亦有郊天有大小祭地亦有大小祭兩兩對待並未嘗有偏畸也又問社稷本二神而合祭于社以稷非土不生土非稼不功也但據春秋傳則社爲后土卽共工氏之子也稷初名農卽厲山氏子也至夏末則周棄嗣農爲

稷而后土如故則豈前此無社稷與禮運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敷于山川考虞舜類上帝時以六宗禋天神以山川望地神及巡狩亦然柴祀天神望秩地神豈此望山川卽社祀與

社義不一而重主田事故祀后土以尸其利祀先農先嗇以報其功祀社及稷自昔有然第后土者以勾龍曾爲土官故以爲名先農或曰神農或曰卽厲山氏之子農司嗇或曰卽后稷然亦古先有其名而後以其人實之蓋社本主神稷本農神禮家名太社又名太稷然後附之以人鬼曰后土曰后稷此如明堂嗣五帝者原有

青帝赤帝諸本神而後以其人實之其在五人帝則有
太皞炎帝諸神在五人臣則又有勾芒祝融諸神是雖
有人神而不礙其爲本神烈山以前不必滅周棄以後
不必增凡前儒以人鬼地神爭執是非皆無庸也若謂
古無社稷恐是以山川望祀當之則又不然古社爲田
正之祭與四方相通而反與四望不通故楚茨詩以社
以方雲漢詩方社不莫方雖四方屬地而仍以五帝天
神主之如前所云勾芒祝融類而至于四望則雖是地
祇而與社分列一如周禮所云土示與山林川澤諸示
不同蓋社稷不是地山川嶽瀆諸神又不是社稷曲

祭天地祭社稷祭名山大川祭義天子爲藉以事天地
山川社稷明分三等讀者審之

搯又問古天子有禘而無祫凡春秋所言祫皆是禘
徒以其合食羣廟有是名耳若大傳云諸侯及其太
祖則有祫矣然止及始祖不得禘始祖之所自出至
大夫則并祫亦無有故云大夫有大事省于其君子
給及其高祖謂欲祫于廟不得專行必于求于君請
君省察而後行之其說是否

曰有禘無祫予遍觀羣籍後始有此論然猶以先見亡
後必質之徐仲山張南士二君始于艾堂質禮時毅然

言之而君早見及可謂意識超倫輩矣然天子無祫諸侯亦未嘗有祫大傳所云祫卽是禘也周禮間祀有追享一祭加于四時類祀之間卽是大禘諸侯大夫皆無之故諸侯追享但得及太祖而止不及所自出也大夫則全無追享雖于請于君亦止得上及親盡而追享終無與焉故此所云祫亦只是禘蓋本論禘祭而漸及等殺若別出一祫則所請非所殺矣且祫是合祭禘是加祭若求合而加一親則所省非所請矣况諸侯無祫經傳瞭然見艾堂問條此非可一言決者大抵省者問也審也干者請也有大事者謂時祭卽大嘗大禘也若大夫無

太祖廟正義以爲是支庶不是適子故不祭太祖則不然大夫三廟有二等王制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此是別子惟別子祀所自出得立太祖廟外此則一如祭法祇立考廟王考廟皇考廟三親而止則此所請者是凡大夫非宗卿宗大夫耳

又問陸道威云五年之禘卽是周時宗法帝嚳有帝摯相承則后稷別子矣別子爲祖故周人祖之其不祖帝嚳者諸侯不敢祖天子也雖文武以後得祖天子而宗法必不可亂因仍祖后稷而特創禘祀一禮以追所自始此周公精意也若后王崛起非世諸侯

無宗法可尋則但以始王爲祖而禘于其廟五年一
舉喪畢之禘可不必行也是說何如
漢儒議禮尚不曉宗法及唐宋以後則長夜而已是以
漢議定陶宋議濮國明議興獻各以宗法相糾纏並無
有一人知其義者而道威能傍推其意以及禘禮亦屬
難得第其說仍未是也按禘禮最古不始于周觀國語
與祭法則皆有有虞氏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語是
五帝已來行之已久此中精意真有言禮家所難測者
故夫子亟稱之若不祖帝嚳而禘帝嚳則在商時已然
據宗法次嫡爲別子則摯堯兩嫡俱爲天子自宜以后

稷爲別子何則史記以稷母姜嫄爲元妃契母簡狄爲
次妃則別子在稷不在契也然而商已先周而祖契且
先周而禘帝嚳則契非別子何有宗法然則追享一祭
不必周公精意也祇商禮郊冥祖契周禮郊后稷而祖
文王頗有參變後儒謂文武定制實祖后稷後王改爲
祖文王則大謬不然其云祖文王宗武王皆指明堂言
與祖廟祀后稷不同古人文多互見耳若魯有郊禘則
郊是孟春祈穀之祭禘是宗子出王之祭此是宗法禮
記每云魯郊禘非禮謂郊壇禮樂或祀圜丘出王享獻
濫及羣廟故以爲言非謂魯不宜郊禘也至謂後王禘

祭不及所出則漢後並然漢禘高帝並不及太公但云每遇禘祭則合食高廟他可知矣若云吉禘可不行則吉禘爲喪畢之禘必不可少蓋祭多名禘俱以審諦昭穆言而新主入廟則尤審諦所最急者然且一祧一祫前後有升降而中多遷移使顯然去就彼此難安因特造此祭使遷主存主共會一室而饗厭之後遷共祧行祫同親返各警蹕而歸其廟此正先王精意所在故儀禮最殘闕猶有云吉祭未配吉祭者正此祭也此豈可少焉

艾堂問

康熙二十九年三月五日同郡諸學入集于艾堂有問

問禘祫大小在鄭康成禘祫志王子雍聖證論已分門戶幸後儒辨定俱知是王而否鄭其在兩家有成說者固不必再請矣第禘祫二祭實未了了如孔氏正義謂毛傳說禘祫總是不明不知禘祫二祭所始與先儒爭執所畢竟原是如何禘祫二名先儒久相爭執予亦散見其大意于論議閒非一端矣若畢竟經傳則似但有禘而未嘗有祫卽春秋傳禮記偶一及祫然總是爲五年大禘三年吉禘與四時夏禘稱作解說並非正祭之名蓋祫者合也合祭之謂也合祭稱祫猶之特祭稱植但是虛義並非實名

只因三年吉禘五年大禘與四時之烝嘗禘俱是合祭
故吉禘稱吉禘大禘稱大禘烝嘗禘稱烝禘禘禘禘禘
而于是竟增禘祭一名于諸祭之間實則並無此祭也
其並無此祭何也

蓋祭名雖多除虞祔卒哭祥練禫織諸喪祭外其吉祭
之名約有三等國語云日祭月享時類歲祀其日祭不
可考矣月享即朝享每月朔以特羊朝廟因而告朔然
非正祭名也惟時類四祭以春禘夏禘秋嘗冬烝爲一
等歲祀二祭以三年吉禘五年大禘共爲一等雖國語
尚有禘郊宗祖報五名然郊是外祭而宗祖與報則宗

是明堂祖是祖廟報是不祧廟原非祭等惟荀子有禘
禴烝嘗及大禘五祀名似得要領然禴禘烝嘗祇是時
祭大禘即吉禘大禘同是歲祭以四時分四祭名則無
等以三年五年合一祭名則躐等蓋歲時本二祭等而
其名有三曰大禘曰吉禘曰時祭大禘者天子五年之
祭也大禘禮不王不禘喪小記王者祭其祖之所自出
而以祖配之爾雅禘大祭也曾子問天子有嘗禘郊社
之祭尊無二也是以左傳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國語天
子禘郊之事則有谷烝又云禘郊必自射其牲又云禘
郊牛繭栗而學記曰不事禘則不視學總言大也然其

祭則自古有之國語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祭法夏后氏禘黃帝而郊冥商頌長發大禘也周頌雝禘太祖也而魯則亦以宗國之故禘及文王論語或問禘之說仲尼燕居明乎禘嘗之義禮運魯之郊禘春秋僖八年禘于太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凡諸經諸傳其言禘者不能遍舉然並無一字及禘已可驗矣若夫吉禘則三年喪畢合祭于廟以禘視昭穆者謂之吉禘亦謂之吉禘此卽亂禘于禘之所自始然其祭僅見之春秋而仍無禘名春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文二年有事于太廟躋僖公皆不稱禘卽其禮達于諸

侯左氏于晉亦有以寡君之未禘祀語其或及時禘有丞嘗禘于廟語或及有事之禘如禘于僖公禘于襄公語亦並無有一禘字見于傳文至于時祭則夏祭曰禘雖或稱無定名郊特牲稱春禘秋嘗祭義稱春禘秋嘗祭統稱春禘夏禘王制稱春禘夏禘周禮稱祠春禴夏要總是時祭之四名有互見而無異制不必妄解作夏商之禮但其無禘名則一也蓋時歲二祭有三禘而無一禘其所以誤見有禘名者亦總以諸經說三禘時偶易稱曰禘而讀者不深察也

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大禘也
然禘亦名禘博士徐禪引春秋傳謂歲禘及壇墠終禘
及郊宗石室歲禘即大禘終禘即三年喪祭是大禘即
禘矣是以漢元始五年創為五年禘祭而後漢志及司
馬彪書皆稱是禘祭章懷太子謂禘即是禘並無二名
故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禘有等殺諸侯及
其太祖謂諸侯凡合祭如烝嘗禘等但及太祖而已不
及所自出也大夫士則更殺矣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禘
及其高祖謂大夫士非別子無太祖廟者雖有大嘗大
烝于請于君以求追享亦祇及高祖而已并不及太祖

也蓋其所云于禘者正謂有事于廟請得如歲禘之祭
追及壇墠指禘言也于禘者于禘也不然天子是禘而
大夫所請者是禘指甲而求乙不相蒙矣若謂天子有
禘而大夫士有禘則大夫士可各立一祭與天子等乎
至于吉禘則公羊曰夫事者何大禘也商頌立鳥祀高
宗也註謂祀者禘也以吉禘高宗而合祭之也而杜預
鄭玄諸君亦遂以三年吉禘名為禘祭然仍是吉禘耳
非別有一禘也若夫時禘則王制天子牲禘句禘禘句
禘嘗句禘烝句諸侯禘牲句禘一牲一禘句嘗禘句烝
禘句謂天子以春禘為特祭牲者特也而至于禘于嘗

諸侯則止有烝嘗二祫而禘則植禘半焉又殺也然則天子諸侯所共爲植祭者獨春祠一祭耳蓋植祭最輕有必不可一再行者其祭儀祭法不知何等但考古祭禮煩重卽四時恒祭亦必先月而滌養先旬而齋戒先三日而筮擇先一日而省眠而至于祭之日則周制從朝至闇窮此日之力自啟祐以至送尸灌鬯以至醑酢毋論薦腥薦熟合烹加俎歷有儀節其七獻九獻圭瓚非一舉祝告嘏告詔辭非一進于堂于祊索祭非一地出奏入奏工備非一樂向使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時必不周以一人而行七祭則力必不給若謂日祭一廟可

以遞行則前祭誨日未可該後祭之日此亦非能通彼廟之牲然且一祭未釋而一祭又將省灌矣一尸未謾而一尸又當筮宿矣兼行之則一日不能行數禮各行之則十日不能舉一祭又况文武二廟在七廟之外媯廟遷廟又在文武廟之外合之非有餘分之卽不足而至于行事瑣細倍難懸斷試問筍簋鼎鑊何住何移禰親祖尊誰先誰後求之諸經固無攷考之禮典亦不載此固口必不可言身必不可行之一大事也第不知古來植祭之法何以不傳卽從來議禮之家何以並不計及張南士嘗曰吾不知植祭何如假一日而歷七

廟則質明禋鬯謂之晨禋歷七廟則不晨矣早食進饋
謂之朝踐歷七廟則不朝矣使七日而行七祭則小日
而祭歷七日非所卜矣明日而釋歷七日非明日矣是
以時祭有四而左傳稱烝嘗禘三名而不及恒禘誠以
禮必禘祭雖喪祭祇祭死者而禮于虞祭曰哀薦禘事
于祥祭曰作此練禘總必加之以合祭之名惟春祭省
薄專予以恒然究不知恒禘之減略而便捷其儀其法
何等也是以漢後立廟皆同堂異室便乎合享即所在
祠廟亦必使有司攝祀不能遍及正以禮難恒祭祭則
必禘蓋禘有凡祭總名不必別設一禘在凡祭間也

平辨析至此真是千秋長夜豁然見天日矣特尚有請
者公羊稱大禘即是吉禘左傳稱歲禘大傳稱平禘
即是禘禘王制稱禘禘禘禘嘗禘烝即是時禘此外無
禘矣乃禮緯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則實有限年之
禘限年之禘豈此禘非諸祭乎抑亦禮緯本謬說不
可用乎
三年一禘五年一禘雖緯書有之然實不始緯書劉向
說苑即有三歲一禘五歲一禘二語故後漢光武初張
純議禮亦曰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見郊祀志此皆在
西漢議禮家相傳之言推其始仍是公羊傳三年一禘

五年殷祭之語而誤作解說以致有此蓋三年喪畢而合食太祖是三年一禘也殷禘既行又五年而再殷禘是五年一禘也然而三年之禘是吉禘五年之禘是大禘則仍是禘不是禘矣儒者用公羊之說而不甚理會竟忘三年之禘為吉禘遂判作每三年一禘夫每三年必吉禘乎然且三年五年俱不能校計鄭氏乃造一三年喪畢二十五月而吉禘又明年而大禘然後又五年而又禘一則合公羊再殷祭再字之義一則謂春秋書倍八年禘宣八年亦禘則必實三年加五年而後與八年之數合于是增一禘在吉禘之後而不知三年一禘

則但指吉禘而已畢無每三年再禘之禮何則吉禘不可再也五年一禘則從三年喪畢後每五年而得一禘故倍之與宣皆以八年有大事不從吉禘數亦不從先君忌日數何則以忌禘有闕日也如以忌禘闕日未週三年必增一禘于吉禘之後則僖宣三年皆未書禘為不可通矣如謂殷祭有再必作兩禘則禘繼禘起卽是再禘乃又增一禘于禘禘之間是為三殷非再殷矣後儒校計年限在魏晉以後尤為紛紜有謂禘禘如置閏然兩頭如四實不盈三故三年一殷五年再殷八年三殷十一年四殷此博士陳舒之說而徐邈議禮謂五年

再殷必六十分中每三十日得一殷則三年省六分月
六年省十二個月適合五年再殷之數其各違臆見不
可枚舉至唐睿宗後太常議三年一禘五年無禘至
十七年凡五禘七禘而禘禘且同歲矣又曰再禘之後
併爲再禘五年之內驟有三殷無禘而可者則是禘禘
並舉三五遞代其于理于數俱有未當是何如屏禘存
禘捐豆得五爲可通也乎周禮曰以歲時辨其未
然而諸經無禘周禮并無禘何也吉命嬖者不終去
周禮儀禮皆無禘名然皆有其禮儀禮喪服曰諸侯及
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此禘也周禮稱大祭

祀大人鬼大祝大號亦禘也蓋禘名殷祭殷者大也夫
猶是歷祭之先王先公而獨以大稱此非帝嚳后稷異
嘗殷祭莫當之矣是以大宗伯職在祠春禴夏嘗秋烝
冬四時祭前原有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語
其所云肆獻裸饋食俱指禘言以歲祭在時類前也卽
司尊彝有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語其所云追享亦指
禘言謂朝享卽月祭爲月朔朝廟追享卽追祭所自出
也蓋追享與朝享以一歲一月間于四時之祭而追享
舉其大者朝享舉其小者總稱間祀謂與時祭得大小
相間故也舊儒以肆獻裸爲禘饋食爲禘則大不然禘

亦有裸獻陳牲吉禘亦有朝踐饋食豈可分屬此由誤
解郊特牲饗禘有樂食嘗無樂以饗屬禘禘食屬烝嘗
遂倣爲是說殊不知禘嘗皆饗食而春夏物產未盛以
飲爲主秋冬穀畜成熟以食爲主大禘與吉禘無此義
也若追享朝享舊儒亦以追享屬吉禘朝享屬禘則朝
享者月朔之祭在禮祭中儼有是名春秋正義所謂以
餼羊朝廟然後告朔者此也豈可溷焉

然則三禘皆禘祭其同異如何
吉禘之禘則祭于太祖之廟凡毀廟之主與未毀廟主
皆升合食于太祖太祖東向凡昭南向凡穆北向以爲

死者入廟當合先公先王而並請視之且三禘當禘
主人毀廟矣是必迎毀廟之主齊食太祖然後將新禘
一主隨舊禘衆主而並遷焉而新禘之主乃得從二禘
三親而返于廟宮則于禘于祔兩皆然此固先王制
禮之用心其遍及毀廟與存廟者非誇大也情有然也
至于大禘則雖間五年而其禮與吉禘等所異者祭出
臣耳故商頌大禘則及玄王相出諸遠禘周頌大禘則
及烈考皇考諸親廟而韓詩內傳禘取毀廟之主皆升
合食是遠禘逸禮詭祝詞稱孝子孝孫是親廟此劉歆
馬融鄭眾賈逵諸儒皆主此說有故也惟後漢張純議

禘謂毀廟之主皆合食高祖而存廟之主反不與焉此
但及遠祖而不及親廟其說與諸經有未合矣若鄭玄
則謂王季以上先公之主皆合食太祖而文武以下及
四親廟則祇分食于文武廟中昭從武廟穆從文廟與
太祖之祭判作三日而同一釋祭此則言合祭之最變
者然舊儒多非之至唐陸淳則造其妄說謂祇祭出王
與祖配爲二而羣廟遠近俱不之及此真毫無考據信
口罔誕之謬論而宋人反遵之吾不解也以魯公二廟
若夫時禘則第及存廟之主而已曾子問云七廟五廟
無虛主惟祫祭于廟爲無主耳又云祫祭于祖則祝迎

四廟之主則其限于存廟可知雖小雅有禘祠烝嘗于
公先王語于公者先公祖紺以上遠祧也先王者太王
以下及後王卽存廟也似遠祧親廟俱合祭者不知此
該時歲諸祭爲言禘祠句是時祭于公句是禘祫概詠
之也時禘止存廟不特先公不合食卽先王亦不合食
也制所限也以魯公二廟
俱至其祭儀如何以魯公二廟
則鄭玄欲爲祫大禘小之說謂祫有十二獻禘止九獻
則與國語禘郊之事有全烝禘郊之未不過繭栗爲相
左矣謂祫備六代之樂禘止四代則與左傳魯禘用四

代之樂周禘用六代及周禮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
八音八舞大合樂以致人鬼爲反戾矣不嚴爾衆爲
其祭日如何大禘小禘皆謂禘也禘在四仲或在四孟而惟大禘則往與
則吉禘無時時祭在四仲或在四孟而惟大禘則往與
夏禘相通總在夏日孟獻子云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
祖周七月夏五月也明堂位云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
于太廟周六月夏四月也是以張純謂禘在四月而崔
靈恩謂宣在夏五月春秋宣於六月禘即四月倍入
年七月禘即五月要之總夏日耳

藝海珠塵

香齋

經部禮類

南匯 吳省蘭 泉之輯
慈谿 陳寶枏 冉本校

學校問

毛奇齡纂 仕履已見

張希良 黃岡人兩浙提督學院 問學之名不一詩有辟離泮宮

孟子有庠序學校周禮有成均瞽宗王制有東膠虞

庠祭義明堂位有西學米廩以至小學大學三代學

四代學在諸經既無成說而前儒紛錯又彼此互異

某自入學以至秉學政其於此義全未之解何以自

問惟先生明示之學如其欲也全未之辨何以自
學義固難明然欲明其義必先就其名而分辨之大約
名有五等一是天子諸侯之學一是國學與鄉遂州黨
之學一是明堂學又名四學五學四門學一是小學大
學一是三代學四代學
其天子諸侯之學何也

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頴宮辟雍如璧以水周環
其宮而頴則半之第環前而闕其後魯頌曰思樂泮水
是也然辟雍又名成均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春秋
繁露曰成均五帝之學名是也

何以爲國學及鄉遂州黨之學

國學卽辟雍頴宮也學記國有學祭義食三老五更于
太學皆是故後世京師有國子學又名太學以此也至
于鄉以下則有四學一曰鄉校春秋傳鄭人欲毀鄉校
是也但其名本于夏之鄉學故孟子曰夏曰校而其義
以教爲主故又曰校者教也乃三禮無鄉校一名本是
闕失而學者見鄭風子衿小序云刺學校廢反謂校是
鄭學名非也鄭之有校總屬周制也一曰州序周禮州
長以禮會民于州序是也孟子謂殷曰序其名本商之
州學而義主于射故又曰序者射也學記術曰序術是

州字之誤而鄭氏謂遂有序非也一曰黨庠學記黨有
庠是也孟子謂周曰庠則以虞庠本周國學名而亦用
以名黨學且虞庠主養庶老而黨庠亦祇養民間之老
名同義又同故又曰庠者養也鄭氏于州長職註謂序
是黨學非也若鄉飲酒禮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王制
耆老皆朝于庠又似鄉亦名庠者正以國學黨學合鄉
國內外而皆可稱庠故閒一互稱而禮註遂謂鄉曰庠
亦非也一曰家塾學記曰家有塾是也考周制五家爲
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族者五百家也此名家塾蓋合
五百家而統名爲塾既非一家所立且更不立閭族二

學名目但言塾而鄉學已備記稱周有四學正指此鄉
州以下四學名也若尚書大傳謂大夫致仕者爲父師
教于右塾士致仕者爲少師教于左塾爾雅謂門側之
堂謂之塾雖分左右總在一處而漢食貨志有里胥坐
右塾鄰長坐左塾語謂里鄰各處是必閭師族長皆各
有學亦非也里鄰既同塾則族閭必無分塾更可知也
至于六鄉則每鄉如之王制有右鄉移左左鄉移右謂
各鄉學也至于六遂亦如之遂有縣有鄙與鄉有州有
黨同則亦名校序庠鄙有鄗有里有鄰與黨有族有閭
有比同則亦統名塾正義謂鄉曰庠則六鄉之內州學

以下皆爲庠遂曰序則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爲序此
尤枉撰不經之言不足據也凡此皆國學之外如今世
府州縣學及社學亦列四學可比似也禮記與漢書俱有
乃又有明堂之學謂何禮記與漢書俱有
明堂在國之南郊天子所建所以饗上帝朝羣后迎時
氣而頒政教者然往與學校互相表裏故其制環水四
周亦名辟雖且舊時言禮多有四學五學之說專指明
堂爲言故蔡邕明堂章句云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
取其周水園轉如璧則曰辟雖此有據之言而袁准無
學橫曰爭辨大非禮也據夫戴保傳篇云帝入東學上

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
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此因明堂十二
室東西四面皆可爲學遂取四正室與中室立爲五學
觀禮記昭穆篇云祀先賢于西學此正明堂中一名而
祭義亦用其言不止賈誼傳有五學文也是以易傳太
初篇亦云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夜入北
學而魏文侯孝經傳亦云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若
其又名四學者則以王居明堂禮實倣周官門閭之學
東西南北稱爲四門故又名四門學後世四門之名實
始于此禮記與漢書俱有

又何以爲三代四代之學

舊謂周有三代學三代者卽前夏校殷序周庠三鄉學名也本只二代合周而爲三也若四代之學則增有虞氏一學而合周爲四者指國學言但三代學名學義在諸經亦無明文惟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頌宮周學也王制云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商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于是始以米廩二庠爲虞學東西兩序爲夏學右左二學及瞽宗爲商學實

則每代止一學必非二庠二序旣分兩學而又加米廩瞽宗爲三學者觀周有辟雝成均國學太學東膠虞庠六名而並無六學可驗也自鄭氏不善解經謂三代各有二學而周備四代共有八學且妄分上庠東序右學東膠爲大學下庠西序左學虞庠爲小學則于米廩瞽宗兩學旣無所屬而小學大學之名又全屬杜撰並無經傳可據而學義大亂夫所去上庠下庠卽一學而以學之上堂爲上庠學之下堂爲下庠所云東序西序右學左學亦一學而以學之楹東爲東序左學學之楹西爲西序右學非有二也蓋庠序有制兼言庠序則有堂

有室單言序則不及室太抵用五架之屋由戶牖以北
爲室戶牖以南則爲序爲堂而堂序之分則兩楹以北
爲序射記所云序則物當棟兩楹以南爲堂所云堂則
物當楣者故虞以序與堂分上下而夏商則但以當棟
分東西左右其曰米廩者卽土庠也以虞重養老也曰
瞽宗者卽西學也以殷重教祀也若周備四代則亦卽
一學而以上堂稱米廩下堂稱虞庠則備虞學堂東稱
東序堂西稱瞽宗則備夏商學是以禮在瞽宗書在上
庠干戈羽籥在東序分備三學然只在太學之中如必
另設諸學則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方養老而

適東序謂天子晨興親入太學行養老之禮而所適者
是夏學周禮成均之法使有道德者教之而死而祭于
瞽宗謂師氏道德設教成均死則當祭于其地而所祭
者是商學是東闕西蹶大謬之禮也

雖然則上庠下庠以及東膠虞庠皆非大小學何也
此皆大學也東膠虞庠猶之成均與辟雍有異名無異
學也雖虞庠祇周學之半而得專稱虞庠者猶瞽宗止
殷學之半而亦得專稱瞽宗也例如謂虞庠小學東膠
大學大學在國小學在郊則王制明云小學在公宮南
之左大學在郊未聞小學在郊也王制明云虞庠在國

之西郊正謂大學在郊而虞庠大學適當其地未聞虞
庠小學也夫上庠下庠東膠虞庠王制文也小學在宮
南之左大學在郊亦王制文也王制自爲註而註王制
者反改其註而叛之可乎且此何據也乃附其說者又
曰公宮者諸侯之宮也在郊者諸侯之大學也天子反
是則大戴保傅篇云太子少長入小學小者太子所學
之宮也卽師氏虎門外地也是天子小學亦王宮左矣
且不讀周頌乎振鷺于飛于彼西雝亦云辟雝在西郊
也文王世子云凡語于郊者于成均亦云成均在郊也
鄭氏註詩并註禮而于其要會全未之解致大小二學

純以杜撰造說相傳至今亦可惜矣予嘗作大學証文
定爲小學者天子諸侯世子之學與鄉校家塾不同此
考之書傳諸書有明據者祇兩漢以後專以小學爲字
學如漢設小學使學僮學字而漢成時遍徵小學之徒
寫字于未央廷中則于六經無明文及考漢藝文志古
者八歲入小學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以六書而杜鄴
傳鄴與子林俱正文字世言小學者必由杜公而顏氏
亦云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卽北魏江
式上字書表亦曰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以六書此
必周官保氏原有此文而大戴保傅篇偶失之漢魏去

古未遠尚有見者若周禮保氏之職教以六藝周官門
闈之學保氏教六藝在西北闈此皆據保氏官職爲言
不必指小學中事觀其所守是西北門則非小學虎門
之東可驗也故唐武德中于祕書外省別立小學宋置
諸王宮小學教南宮北宅子姓皆天子自立學在國府
州縣之外而其教則多尚文字卽文國朝殿試比較書
法

皇上嘗云不當以小學忽之是小學中廢猶尙有

明能言其名而不謂舉世皆昧昧也

吳鼎溫州瑞安縣教諭蕭山人問張璠在明嘉靖閒議大禮略得

禮意而惜鮮學問證據迄無定論若其改學校制度
更易夫子文宣王號爲至聖先師則長夜一旦確不
可破聞明初高帝亦曾下詔謂禮正名分不得僭差
凡嶽鎮海濱并革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
以稱其神惟夫子封爵一仍其舊必待嘉靖朝而後改
號之則又何意且文宣爲夫子之謚祇王是封爵今革
爲封爵而并謚而亦革之文何說乎

古謚以易名夫子雖無謚而已有易名之說見于禮記
考檀弓魯哀公誄孔子曰嗚呼哀哉尼父其稱尼父者
本易名而以字名之且加以以父如呂尙之稱尙父管

仲之稱仲父此卽是諡故鄭玄曰尼父者因其名以爲之諡先仲氏曰論語子貢稱仲尼日月中庸子思稱仲尼祖述堯舜世誤以爲弟可字師孫可字祖而不知其爲諡也若宣尼之諡起于漢平是時權臣當國瀆亂典禮因有追諡孔子之事且加封爵稱爲褒成宣尼公而改封孔氏子孫爲褒成侯此皆亂朝故事不足法者乃歷代庸主接踵而起如北魏太和中加諡宣尼爲文聖宣父後周宣帝封鄒國公唐則天皇后封隆道公至玄宗改諡爲文宣王而趙宋真宗加至聖二字于文宣王之上及元武帝海山則又加大成二字于至聖之上而

明初因之有大成至聖文宣王之號此實侮慢先聖大不可訓其舉而革之宜也特明代儒臣並無學問其在洪武初祇一宋濂乃以上孔子廟堂議謫知安遠縣而其所議者亦復根據不清互有得失若張璠則但有薄識而全無考核彼第知封爵之褻有玷夫子而不知先師之稱其褻彌甚古聖與師不併稱禮凡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先聖者古之聖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類是也先師者前此學人能教人者書之伏生詩之毛萇樂之制氏禮之高堂生之類是也聖與師不混稱亦不混祭天子祭先聖諸侯祭先師或分或合皆有等級

而要之聖尊而師卑凡一技之師教舞學樂生爲師氏者死而卽祭于瞽宗稱爲先師其藝也如此故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韓愈曰匹夫而爲天下師此在他時稱之則然而至于學宮則師皆官稱後漢朱浮所謂博士之官當爲天下宗師者并不必毛萇高堂之類也且同堂分享顯有二名一聖諸師自三代迄今高卑並列相沿爲千百年不可移易之掌故而一旦合併而歸之一人此在受者亦必不安况至聖二字創自趙宋眞宗其在大中祥符初已加稱玄聖矣而又以玄犯神諱改稱至聖雖至聖二字出自史贊可謂至聖矣句然終是

加號非其本稱考夫子在周末原有聖名當時列國各祀其國之聖與師而在周以周公爲聖在魯以孔子爲聖如其國無聖則借他國之聖人而祭之文王世子所云凡釋奠必有合合者同也謂與隣國同祀此一人也則夫子在本國稱聖勢無他國又稱師者故後漢明帝以周公爲聖孔子爲師此爲非禮至魏政始年令太常釋奠以大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顏淵配則孔子先聖顏淵先師而其後或聖或師多不可考然晉惠帝時潘尼作釋奠頌有曰夫子位西序顏淵侍北墉則仍聖孔子而師顏淵是以唐武德初詔以孔子爲先師而太宗貞

觀急用房立齡之議而釐正之高宗永徽中復詔孔子
為先師而顯慶二年又急用長孫無忌等議而釐正之
其議有曰聖非周即孔而師則偏善一經者皆可為之
所以貞觀之末親授綸言正夫子為先聖加衆儒為先
師而新令不詳制旨輒事刊改夫以孔子至德賢于堯
舜自漢以來業已尊為先聖何可至今日而降茲上哲
俯凡先師則明明以先師之名卑而且褻謂之降稱又
謂之俯入其為等級昭然也今欲尊孔子則自當以孔
子為先聖顏淵以下諸賢皆為先師而漢後儒者則概
去之而乃濶前代聖師之名紊千古立學之制聖為何

人師為何等一更易閒而使賢過堯舜者僅僅官博士
祀瞽宗遠巡比附之伏勝毛萇戴聖之列則其為褻慢
亦復不少反不如累加封爵而仍不失先聖之名之猶
可安矣

又問明初立孔子廟自孔子及諸賢皆設像至天順
閒蘇州知府林鶚以為設像始于佛氏孔子生佛教
未入中國之前焉得有像因聽其毀壞而不令修復
其至張璠為政則直舉而毀之易之以主謂古者廟制
自有主無像此必元代夷教未釐正者於禮何如
古祀神之典禮不具載其設像與否原無明文但古以

棲神之所名之曰廟廟者貌也謂肖神之貌而勤事之則廟祀之設專以貌名故徐仲山日記曰古以貌祀而其後易之以尸尸者貌之變也雖易尸之典亦不知始于何時然大抵古人務實事死如生則必實求其所以生之之事盼蠶不足則以重依之重又不足以主附之主又不足以衣冠想像之及想像又不足則徒飾衣冠猶不若生人之能飲能食可實實享祭是以既設主又設尸二者不可偏廢蓋廟者貌也尸者由貌而進焉者也先仲氏云古廟必有貌初不得其說既而思之則所繫甚大蓋祭重服物如爲尸者著弁冕而出則爲君尸

若玄冕出則爲大夫尸著爵弁出則爲士尸故喪小記云有爲天子尸而服士服者武庚祭紂則紂不以禮卒禮以士之服服之有爲天子服者微子祭帝乙則帝乙以禮卒當以天子之服服之此其爲禮固有全藉冠服爲區別者若僅僅一木主既不扮尸又不設貌則將何以別服物等殺其說甚明故墓藏衣冠而廟則曰游衣冠之地孔子世家原云其所居堂後世因廟而藏衣冠于堂中蓋以祀孔子時曾設像以被衣冠故云然也祇古人言禮散見雜出並無一定之制明明顯告卽椅牀盤椀坐立拜跪生人日用所最切者尚古今移易並不

知所始何况諸禮是以尸主所始或曰始于芻靈縛茅而爲之或曰始于方明刻木而繪畫之總不可考但稽之廟貌之名推之扮尸之義備求之服物衣冠等殺之節則定當有像若謂設像始于佛教則不讀書人所言殷本紀帝武乙刻偶人爲天神國語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像而朝禮之皆在佛教未入中國之前雖設像不一或以土蘇代語孟嘗所云西岸之土挺而爲人是也或以木漢河內孝子刻木爲母像而事之如生是也或以石孟母冢傍有孟子石像跪坐于竈門間是也或以金銅周廟有金人漢作金仙露盤始皇帝鑄金人

翁仲以像臨洮之神是也或以圖畫屈原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皆畫山川神靈聖賢物怪之狀太史公見畱侯狀貌如婦人好女漢甘露間畫大將軍衛將軍等十一人像于麒麟閣是也而總之皆廟貌之義則尸祭旣廢定當立一像以成廟祀者况謂夫子之像係元俗夷教則尤不然考元史並無文廟設像之說惟金大定間有加宣聖像十二疏十二章之文然亦前代有是像而至此加之故趙宋建隆元年早有增飾祠宇及塑繪諸像之詔而嗣此累加章服如大中祥符賜文宣王桓圭崇寧四年加冕十二旒并九章服政和元年加文宣

王執鎮圭并用王者之制且有大學設像郡縣設圖畫
之論此在金元以前相傳如是故唐李元瓘謂孔子坐
享顏淵立侍正言隋唐以前神像坐立原非一時不止
開元八年始設坐像爲創見也嘗考漢文翁石室曾圖
孔子及七十二賢于壁卽東漢光和閒于舊學外復立
鴻都門學然猶令畫先聖及七十子像是古于夫子無
不像者正以廟貌饗祀重在章服凡弁冕圭璧章采繪
繡必非枵然一木主所得具其標識而分其等級今旣
改殿稱廟而全不于廟義一再思之且于古先王用尸
代像之意一併抹煞則又矯枉過直矣若夫主則雖設

像亦有之古尸主並行尸以表爵服主以識名位設像
亦然若不像則賜圭賜旒主何從見不主則稱文宣稱
大成像安所施通人自當通觀耳

然則釋奠釋菜古凡行禮于先聖先師之前者必設
像乎且今天下無學人矣學官官制亦廢矣

則又不然設像而祭于堂者廟也釋菜釋奠但束帛以
棲神而饗之饗畢卽撤者學也學與廟同殊制矣古立
學無廟其祭先聖先師皆不立主不設像無常廡常寢
而特除一饗奠之所縛茅束帛隨其所安蓋惟天子釋
奠則合樂享幣下此則但用醴饌芹藻比之弟子束修

見師之禮而至于釋菜則第捧菜爲贄如菜羹瓜祭所謂薄祭而下逮者故禮稱皮弁而祭之不舞不授器不下時日不備儀物但一獻而無介語凡禮官學士皆可行之今孔廟之祭則直是殷祭較之太廟世室諸大典並未有一款何曾是學中奠饗而可以先聖先師之禮比擬之乎且今天下無學久矣學有宮有牆有室有序有館有舍有園橋有泮池有射堂射圃凡習禮讀書學于教舞飲酒講射以及出師受成反兵說誡皆學中所有事也今一舉而歸之于廟祇以枵然三楹俗所稱明倫堂者以之當學宮學舍之數而前無園橋後無泮林學

人既無所肄業而養老合樂講經獻捷又不能瀆亂于几筵之前徒設此枵然三楹何以行事則謂今之天下但有廟而並無學非謾語也嘗考漢祀孔子皆在魯國高帝還淮南過魯始以太牢祀孔子而光武幸魯既遣祀孔子于闕里又還宮幸學以明孔廟與學截然爲二卽明帝永平初祀周公孔子于學然亦行先聖先師之禮非廟祀也至梁天監中始立孔廟于江左而饗祀之然大同釋奠仍在國學廟與學未嘗相蒙惟唐高祖武德元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此實立廟學中之所始然猶廟是廟學是學觀其親臨釋

奠以周公爲先聖而孔子配之則周孔各一廟而釋奠則共列在學其云各一所明不是學以學無二所也其祀先聖于學而配以先師明不是廟以廟無兩主也卽太宗貞觀二年改升孔子爲先聖顏淵爲先師詔州縣皆立孔子廟然在高宗永徽中復聖周公師孔子至顯慶而又改之則周孔二廟未嘗偏廢其不得與學相混與武德同惟宋徽宗朝曾頌大成殿名于諸路州學似大成之名卽以名學而明代儒臣並鮮學識遂合廟與學而混之爲一洪武二年令天下郡縣皆立學而以學宮之正寢名大成殿至今因之世廟張璠能改大成殿

爲先師廟而不能分學宮與孔廟爲二宜爲言禮者所不與也况學中行禮以西爲尊凡飲酒講射賓皆在西楹之間故古制先聖西坐東向其祀先師始北坐南向然猶在西堂一間之北故東晉穆帝釋奠于中堂則以其時大學在水南相去懸遠因借明堂中間權作大學以設祭至唐太宗貞觀釋奠則坐先聖于正西而以先師東北坐南向配之其後著開元禮卽註定設先聖神座于堂上西楹間東向設先師神席于先聖神座東北南向此明可據者至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忽改夫子正南面位且爲詔曰昔周孔並祀之時周公南面坐夫

子西牖坐及貞觀二年停祀周公之後夫子坐仍其舊
今位既有殊坐亦當改則其與開元禮全然不合每釋
其故則以武德初立周孔二廟于國子學時其祀周孔
之坐原有如是今祇敕州縣立孔子廟則自當改坐此
與學中釋奠之制了無干涉而不謂宋元以來徒飾儀
文而于廟學分行之典全未講也且開元釋奠限于堂
上亦屬唐禮觀晉元康中釋奠大學其時潘尼爲制頌
曰埽壇爲殿張幕爲宮夫子位于西序顏回侍于北墉
則或壇或幕或堂或序隨地可用此乃所謂學也今歸
然宮殿夫子南面並非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之坐而其

承祀者則又牲牢禮幣一準之先王殷祀之典而並非
釋奠廟而已矣何學之有

又問學有鄉飲酒禮養老之禮也而或以爲卽賓興
之禮夫賓興與養老何涉且此學校事而題之以鄉
曰得無國學便不行與又聞舊儒以鄉射禮亦鄉飲酒
禮其說可得聞乎

古鄉飲酒之禮卽賓興之禮舊所稱尚賢是也但又有
尚齒禮別一鄉飲酒禮且與古所稱養老者又截然不
同考周禮大司徒職有鄉有州有黨鄉大于州設一大
夫治其地名鄉大夫州大于黨然州與黨則但各設一

士治之名州長黨正相傳賓興之禮鄉大夫爲政講射之禮州長爲政尚齒之禮黨正爲政其禮固當有等級然不可備考大約賓興所始由于貢士鄉大夫正月之吉進受教法于司徒所謂六德六行六藝者退而頒之于鄉請鄉中致仕之官教于里門其以大夫致任者稱曰父師以士致仕者稱曰少師而總稱之曰鄉先生鄉先生取鄉中弟子而教之考其德行察其道藝至三年大比而與其賢者能者于鄉大夫鄉大夫帥其僚屬以禮禮賓之而獻其賢者能者于王其曰禮禮者卽鄉飲酒禮也曰賓之者卽賓興也是賓興之禮卽鄉飲酒禮無

疑矣但其限稱曰鄉者以州黨貢士原統于鄉至貢于其君則其君或再行其禮而然後獻王然不在國學如今州縣解士赴試行賓興之禮而鄉試榜發倣唐制鄉貢試畢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僚屬設賓主陳笙瑟俎豆而歌鹿鳴亦名賓興此卽古諸侯與其賢能將獻王而行是禮者然率在諸道政事之堂並不在學卽王受貢出亦以賓禮裸獻酬酢而不必設俎易所稱盥而不薦者然亦在廟而不在學則賓飲一禮惟鄉學得行之其限稱曰鄉而不及其他非無故也若尚齒之禮則黨正爲政而行于黨序非鄉學所得行者周禮黨正職國索

鬼神而祭祀之則以禮聚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謂
每歲出蜡祭神聽其狂飲及祭畢則官必以禮節之使
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此所謂尚齒之禮又名序禮然亦
以黨為鄉屬故又名鄉飲酒禮其于養老之典似乎無
涉幾見國老上庠庶老下庠而僅僅于黨序一舉行者
若二鄭謂鄉飲有四事一三年賓興二鄉大夫飲國中
賢者三州學習射四黨序蜡祭飲酒則又不然習射不
專飲飲之與射明分二禮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則與
三年賓興並非兩事即賓于其君其君亦行此禮如前
所云然是國君與鄉大夫再行非鄉大夫再行也故予

謂此祇二事而無四事今世春冬再舉行亦以為有二
事故也

然則尚賢與尚齒其禮同乎且今世所行禮與古禮

同乎否乎

曰不同古尚賢以由尚齒以農其人不同尚賢以鄉大
夫為主尚齒以黨正為主其主不同尚賢取少壯尚齒
則取年五十以至九十其年不同尚賢在鄉學尚齒則
在黨序其地不同尚賢三年一舉行尚齒則每年一舉
行其時不同且古以正月貢士故尚賢在正月以十月
大蜡故尚齒在十月其時之先後又不同所同者賓主

介俛俎豆笙瑟而已若今世行禮則大有可議者鄉舉之廢也久矣三物不講公然以入此取士則賓興之典原可不作乃復飾其名于州縣解士之際謂之賓興又飾其名于鄉試放榜之際謂之鹿鳴以鄉飲工歌首鹿鳴也如是則正月飲酒可以已矣乃于賓興鹿鳴外又設每年正月之飲則未免復出然且賓興非每年可行而在尚齒則又無一年兩舉之事乃以非士非農非貴非賤非賓非僎之人徒取多財者而因以爲利此真聖君賢相所必斥者而居然行之豈亦餽羊不去之意乎按唐制賓興飲酒皆重年世行名鹿鳴宴韓愈所云歌

鹿鳴而來者而趙宋政和間仍改名鄉飲酒禮然要是
一禮無兩行者若尚齒之飲則與蜡祭相表裏今蜡祭不行而仍舉此禮既非養老又非饗農且與正月所行並無加豆增賓之殊又無賓介俱坐衆賓坐立之異則猶是賓興雖漢飲在十月唐正齒位在季冬十二月今一以十月行事則正在蜡祭建亥之月而所行之禮全無蜡意則直謂之爲繆禮可也
八
但禮既有賓又有介有衆賓其在貢士與饗農則以不何者當之且賓介之外又有僎焉主與賓對僎與介對則僎者主人之副也然何等人也

考之貢士之法全以鄉先生爲政鄉先生曰賢則誰敢
不賢者鄉先生曰能則誰敢不能者所謂鄉評也故禮
氏貢士鄉大夫必朝服造鄉先生之門而謀焉鄉先生
爲之第其等差取其最上者一人爲賓次者爲介又次
爲衆賓衆賓不一人總以備後此之待貢者故今歲貢
法尚取一人爲正貢次日陪貢卽其意也至易之爲鄉
試舉人則第以解首一人爲賓五經首五人爲介而餘
皆衆賓若饗農尚齒則亦鄉先生擇鄉農中一人有齒
行者爲之賓次爲之介其餘但以齒居衆賓之位而士
大夫不與焉唐制以明經秀才進士及孝弟旌表者皆

與其選則賓與尚齒彼此相雜已失禮意而明初洪武
直以致仕官充之則大謬矣夫致仕官者鄉人之師也
否亦鄉大夫之尊也曾師之與尊而猶賓也乎若夫俱
則鄉中之致仕者爲之候者尊也謂其人爲長吏所遵
法也卽鄉先生也故行飲酒禮則必請鄉先生數人爲
之觀法名之曰候其名雖主與賓對候與介對以爲是
主人之副而實則尊于賓介故主與介東西面對坐而
候與賓皆南面並坐且惟候有加席公三重大夫再重
與諸席異故賓與之候直居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而
至于尚齒則候固尊優加席絕坐與賓與同卽鄉中致

仕有同來觀禮而下于僎者亦得比僎而加于賓介之上其時黨正正齒位之典有云一命齒于鄉謂一命下士其爵甚卑儻來觀與鄉賓齒齒長居賓東齒卑居賓西而苟再命中士則齒于父族謂惟父族為鄉賓則與之較齒他不然矣而至于三命上士則直不較齒而居之賓東與僎相比况大夫乎故曰三命不齒孟子鄉黨莫如齒蓋為無爵者言之非概序齒也錢唐柴虎臣有大夫士居鄉不序齒說然則鄉飲酒禮其重僎而尊鄉先生如此宋元晦定儀位不深考舊禮妄以州守縣令為主而以州倅與縣丞縣簿諸佐貳充之為僎夫佐貳即僚屬也僚屬當輔主作司正執事而乃加

其席高其位拜至拜洗拜迎拜送一如大賓之行禮可乎且時典儀注主人率僚屬迎賓既畢隨率僚屬以迎僎僎既是僚屬又率僚屬以迎僎此可通乎而又與介然則賓主介僎其為儀位如之何禮記鄉飲酒禮注儀位在古禮自明按鄉飲酒禮云乃席賓主人介眾賓之席皆不屬焉此但言賓主介眾皆有席而皆不相屬謂絕坐不連以明特尊然未知其席在何所也唯鄉飲酒義則明言云四面之坐象四時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于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于東

南而坐僎于東北以輔主人則其所當所向于文自明
故鄭氏于飲禮直註云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
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僎席與衆賓席雖不註然飲義
云坐僎于東北則僎當戶前南面射禮云賓席南面而
東上衆賓之席繼而西則衆賓當牖西南而甚是周晰
今世不知何意設席于四隅而邪相對照賓席西北隅
與主席東南隅相向介席西南隅與僎席東北隅相向
揣其意以爲主介東西面則主不得與賓對而反與介
對賓僎皆南面則僎不得與介對而賓與僎皆無對今
一改而均齊之且與飲義坐賓西北坐主東南兼兩方

而爲一坐之義又甚相協而不知古設坐之法無向隅
者席有隅坐坐不可有隅席也且席有向有端南北向
者其端上西東西向者其端上南今合二方而向之則
將向上席之無端委猶之坐之無向背也况賓僎最尊
主不敢敵賓而祇以敵介猶之介不敢敵僎而祇以之
敵主人其斟酌禮意可謂甚善今乃以陋腹行之而盡
失其意然且飲義行文自有註脚惟恐以西北東南誤
認隅席故又云賓必南鄉介必東鄉而爲飲禮者雖無
明文然旣于射禮微及之曰賓席南面而東上而又恐
席端不明復曰賓升席自西方降席自東方主人介升

升席自北方降席自南方則其于向背左右亦已顯著而猶有差誤雖舉四隅何益矣按明初會典猶從舊制而後漸更易相傳神廟間重刻會典而改之皆不足考特其儀位猶尚有別見者禮云若有諸公則大夫于主人之北西面謂侯有公有大夫公大夫不並尊無公則大夫南面有公則公南面大夫西面而北上謂在主人上也又徹俎之時賓主與介皆降席北而立而獨侯降席在東方即南面立以其尊也則雖立亦有位者至黨正正齒位事則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謂眾賓內有年六十以上者則于堂上賓席之西南面而坐若不足則

于介席之北東面北上坐其五十者則立于西階上東面北上若不足則立于門西北面東上

然則養老之禮與尚齒之會同異何如

曰不同養老禮尊有用燕禮者有用饗禮及食禮者有割牲獻鳩執爵執醬易燕縞合舞樂者有憲法乞言合語者此天子諸侯盛禮非鄉大夫以下所得行也大抵老名有四一是國老即致任之官所稱三老五更者王制養國老于上庠祭義食三老五更于太學是也一是耆老謂死王事者之父祖周禮司門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別有養孤禮今不傳尚書大傳秋饗耆老春食餼子是

也一是庶老卽引戶校年之老王制養庶老于下庠月
令養衰老是也一是先老謂師氏之賢而死于學者文
王世子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祭義祀先賢
于西學是也凡此皆鄉飲酒禮所不及者但先老稱先
賢卽先師別名審然則先師先賢矣豈聖乎此又孔子
斷非先師一傍證耳



